

150. 现在，请允许我就一个与我国直接有关的问题谈一点看法。大家也许还记得，索马里和它邻国之间的争端直到最近为止经常是我们各自代表团在这个会议厅里和其它国际会议上激烈争论的问题。虽然这些争端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可以高兴地指出，当时局势所呈现出来的紧张和对立状态，已经得到了缓和，并且通过直接会谈，国家关系有了显著的改善。

151. 这一态度转变的意义，在于显示了我们的信念，即只有当一切其它和平解决的手段都告失败之后，才有必要诉诸联合国。目前双边会谈正在继续进行，如果必要的话，还可以得到非洲统一组织的斡旋。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将军最近强调了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和睦的愿望，他说：

“我们不想在‘非洲之角’点起毁灭之火。我

们都听说了，有些人还目睹了两次冲击这个世界并给人类留下了无限的悲痛和苦难的大战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但我们打算力争以和平友好的方式解决我们与邻国之间的一切争端；这些争端不解决，将在世界我们这一部分的人民中和政府之间播下猜疑和仇恨的种子。”

152. 我们用来纪念这次二十五周年的口号是“和平、正义和进步”。实现这些目标的准则，已载入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但是，如果会员国继续把联合国当作一个辩论俱乐部，它的决议他们可以无须支持或切实付诸实施，那么这些目标将永远达不到。我们究竟打算在多大程度上按照我们自己制定并接受的道义和法律规章去做，将决定联合国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其目标能否实现。

中午十二时五十分散会

## 第一八五一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爱德华·汉布罗先生(挪威)

### 议程项目 9

#### 一般性辩论(续)

1. 夏尔梅先生(海地)：主席先生，关于你被一致推选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一事，我无须予以强调了。我的同事和我认为，公正、能干、富于远见和洞察力，这些是一个联合国大会主席所应具备的主要品质，我们相信，你特别赋有这些品质。因此，在你说来，不难以极大的客观性来冷静地工作，并采取一种能使我们达到具体而卓有成效的结果的工作方法。

2. 如果我不对前任主席、利比里亚政府的副国务卿安吉·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表示祝贺，那将是我的失职。她在联合国内是个老手，多年的坚强战士，

对各方面的问题均感兴趣，包括社会问题和妇女问题。她是继加纳的亚历克斯·奎森-萨基大使以后担任过联合国大会主席的第二个黑非洲代表，她给她的国家、她的种族和她当之无愧地代表的性别增添了光彩。她作为一个外交家的品质和她对权威的认识，以及她对别人意见的尊重和她那爽朗可喜的坦率已载入有关联合国大会主席的史册。在出色地完成了各国政府和同行们委托给她的任务后，她能欣然引退。让荣誉归于她。

3. 对于你，主席先生，我愿对你在工作中取得成功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并转达海地人民和海地终身总统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博士阁下的政府对你的最美好的祝愿。

4. 现在，我将宣读海地共和国终身总统阁下为纪念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所发表的一项宣言。

“二十五年前，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

旧金山，一些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的国家，受到一种不分国界的精神的激励，这种精神恢复了为人类幸福而联合起来的人民的极为崇高的原始天职，他们决心‘要让他们的后代免除已经在我们一生中两次给人类带来的惨不堪言的战争灾难’。

“一生中两次战争！在这个不断为人类的生存寻求条件的世界上，我们怎能不看到它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和它所产生的动乱呢？当人类面临着他们的命运攸关的问题时，严峻的危机状态和鲁莽从事曾有多少回增添了人们的忧虑呀？

“流血冲突只能增加人类的灾难，并使人察觉到他自己是多么脆弱无力。由于冒流血冲突的危险，增添过多少痛苦？增添过多少挫折？

“对于这些从充满恐怖与苦难的漫漫长夜中发出的慌乱呼吁，对于这些已经变得如此急迫的呼吁，联合国宪章提供了，并且将继续提供答复——这就是那些愿望、原则和真理，它们使人类变得更为高大，把人类从一切束缚和所有偏见中解放出来，并把人类变为致力于寻求和平、正义和进步的世界公民。

“因此，联合国宪章由于把要求达到这些目标的迫切性作为实现国际平衡的先决条件，它已经在所有的地理区域内留下了作为一个全球范围的组织的印记。

“正是由于交通的方便，使世界愈益缩小，以致所有国家现在都相互毗邻，并使世界成为这样一个地方，不管在哪里发生的骚乱都必然要牵涉到整个国际社会。

“事实是人类通过探究了所有的空间而已经成为文明的巨人，并且由于他的高大形象和智力，通过对物质宇宙的统驭，他能够在憎恨与分裂精神的错误和厄运中预感到分崩离析的悲惨前景。今天，没有一个真正献身于比从前更为紧密的世界性联合的人会相信，他能不受这种联合的成败的影响。

“还有什么责任能超过谋求和平的责任呢？

“若干时间以来，各国人民认为，要消除战

争的危险，而又不付出屠杀生灵和丧失财富的高昂代价，便只能加紧重整军备，并缔结包含有这种‘领导’的有效的同盟，而这种‘领导’的存在便会导致极大的依赖关系。

“减少一些天谴性的灾祸，包括时机一到便散播死亡与毁灭的军火与现代毁灭性武器的大规模生产，并没有能消除在各方面谋求霸权的愿望，在那里对峙的外交远不是在增进国家间共存的条件，而是滋长着分裂和角逐的精神，这只能对战争工业有利。

“因此，两极分化已经加固了势力范围，这些势力范围正在持续的潜在对抗状态中维持着，并为局部冲突、侵略、占领、粗暴干涉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干预所加剧了。和平的支柱因而动摇，国际安全就这样受到了威胁。

“那么，各国人民什么时候才能走上联合国宪章中所描绘的光辉道路，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维护国际社会，使之免受战争灾难？这种战争灾难是在人类的一切良知上被理解为对世界不变的秩序的破坏，对和平秩序的破坏，而和平秩序则是实现人类理想的必要杠杆。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重大危机的时日，在那愚蠢占了上风，走错一步就会把人类抛进深渊的时日，所有的眼光都注视着这个世界组织。

“不论是中东的火药桶，不论是不幸的越南战争，或是热核、化学或细菌战争的威胁，善意的人们和那些热爱和平的人民都希望从联合国得到解除他们的苦恼的办法。

“联合国行动的缓慢和它那种小心翼翼的精神，使人们为之吃惊，也使人们为之恼怒。就它的道义威望和它作为和平的最终希望的卫护者的使命来说，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迹象。

“但是，联合国成为大国间相互指责的讲台那个不幸的冷战年代，能否仅仅成为不愉快的回忆，而本组织则是否能坚决地转向按照它的宪章原则所采取的决议并成功地实现这些决议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中东冲突有关各方之间

所进行的那些间接会谈——它们已几经变化——成了联合国组织所采取的新方向的有效性的试金石。它能胜利地经受住这种考验么？

“在建立和平的事务上，联合国的蓝盔部队也已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地区起了重要作用，在那些地区他们的行动防止了重大冲突。在缔结旨在保证和平能比以前更为不可分割地得到维系的和约方面，联合国也作出了贡献。不妨从许多例子中引证一个，即在裁减军备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胆小的一步。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sup>①</sup>已为一百多个国家所签订和批准。

“在种族和国际冲突的事件上，我国政府将始终为调和与谅解发出呼吁。因为要建成一个和平的世界和一个更为正义的世界还需要多么深的爱和兄弟之谊呀？

“坚信基本人权，坚信人格的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权利的平等和大国与小国权利的平等，所有这些都促使一个新时代的出现，如果本组织能继续不断地从各国人民及其政府的行动和立法中吸取鼓舞力量，从而使它的权威变得更加辉煌，更加强大，并在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上来得更加明确的话。

“国际法新形式的不朽成就，即所谓联合国法，正在由这个世界议会的各个机构和委员会的工作所充实，它们对国际社会有其不可估量的价值。

“由于新会员国的加入，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已大为增加，在不到四分之一的世纪内，会员数目已增加至三倍。对于这种不分肤色，不分种族或宗教的人类与民族的平等原则，我们还能看到更好的例证么？

“为了让那些宣扬种族不平等的人们受到教益，我们也应当在这里提一下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主持下工作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专家们所草拟的一项宣言中所表达的几条重要的结论：

“(a) 生活在今日的一切人都属于同一类，并且是同一祖先的后裔；

“(b) 把人类分为‘种族’，部分是传统的，部分是武断的，它并不具有任何等级关系的涵义……；

“(c) 近代生物学知识不允许我们把文化成就归因于天赋的差异……，今日世界各民族看来具有相等的生物学的潜力来达到任何文明水平。<sup>②</sup>

“当然，这个世界组织还没有根除某些灾祸，例如种族隔离。但它已经成功地唤起了世界的普遍良知来反对这些灾祸并打击那些最为可悲的种族歧视方式，防止多少世纪以来的不公正现象再继续下去，并且它对摧毁殖民主义也有所贡献，而殖民主义正是以种族不平等的错误概念和人民的自治能力有不同的天赋这种论断为根据的。

“关于其目标主要是在政治方面的这个联合国组织的进步，我们已经从各种专门机构里看到它的有力进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及其进行的绿色革命已经能够消除饥荒的幽灵，而饥荒正是我们今日所看到的人口异常猛增的必然结果；世界卫生组织经常关怀着人口的健康状况，经常准备采取行动去战胜任何流行病的哪怕是微小的威胁，对防治那些不幸的过去所遗留下来的可怕风土病也没有忽视；同样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则在文化和教育领域里进行着工作。

“另外，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金融公司等从事援助与发展的财政机构以及经济和商业组织作了许多工作，本组织中享有最高威望的理事会之一，负责会员国的发展计划和社会福利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作了值得赞赏的努力，对于这些机构的工作我们难道能忽视吗？

“更重要的是，联合国通过积极有力地开展工作，已经公布了第一个发展十年，即六十年代的十年，不幸的是其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

<sup>①</sup>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签订。

<sup>②</sup>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关于种族问题的四点声明》，一九六九年，第50页。

“我们希望,受到第一个发展十年推动的第二个发展十年,即七十年代的十年,倘若能得到毫无卑鄙自私目的的国际合作,它将遇到较少的挫折,并可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即发展中国家的总产量的平均年增长率至少应达百分之六,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总产量平均年增长率应达百分之三点五,以及在农业、储蓄、进口、出口和各种社会部门应达到所规定的发展目标。

“作为一个组织,它的二十五年的生命比之于一个民族的生命或某些人类机构的生命来说,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但从它是处于敌对势力的交织火网中的国际组织这一角度来说,那就是意义重大的了。联合国可以对它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有些自豪。

“它以异常坚忍不拔的精神致力于实现它自己所规定的崇高目标,至于它有时摸索前进和对它所开始的工作未能全部完成,这是我们不能加以求全责备的。人总不是十全十美的,而且他总是向着高处走,但有些时候,他却老是在山脚下徘徊不前,因为他还深深地承袭着往日的自私、暴戾和任性。

“海地是世界上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它是美洲大陆的第二个独立国家,并且是法国大革命的长女,它是在一七八九年的高贵的理想潮流中进入历史的。从它生存的一天起,它从未中止过宣告它对自由、博爱与平等的爱慕,这些东西在一八〇四年那个纷争的岁月里把圣多明各的那些受苦的阶级唤醒了,他们是从非洲抢出来的奴隶,他们懂得奴隶是能够得到解放的。关于这点,雄辩的证据是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在那里,包括未来的海地国王亨利·克里斯托弗在内的六百个海地人,为了美洲的十三个英国殖民地的解放事业不惜付出鲜血;还有我国独立之父让·雅克·德萨利讷和阿勒桑代·佩提翁在把所谓博利瓦人从西班牙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伟大事业中给予不朽的解放者西蒙·博利瓦的慷慨支援。

“海地以属于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为荣,这些组织正是在它们的不同范围内为了让人们从恐

怖与压迫中解放出来而努力着。海地承认它们的原则、准则和崇高的目标,并为其实现而进行毫无保留的合作。

“关于公共的和个人的自由,在一百六十六年的历史进程中,它们已经被写进了一项完全保证在所有领域的基本权利的立法中。这项立法体现在不朽的杜马尔代·埃斯蒂梅的社会正义的施政中,并且已在现政府下臻于完全成熟了。这两个政府是分别于一九四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社会革命中掌握了政权的。

“这两次革命的成就具体表现于劳工立法的真正纪念碑——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劳工法规,以及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农村法规和一系列先进的社会团体,例如社会保险协会、养老金协会、一些教养院和全国扫盲与社会活动组织等方面——所有这些都写进了一九六四年的宪法里了。

“这个宪法规定海地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自主的、独立的和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在第二编中,它保证了各阶层公民的权利;在第三编中规定了相应于这些权利的义务;在第九编和第十三编中,规定了经济和社会制度;宪法还规定了国家主要当局如何协调地行使其职能以及它们各自的特权。

“简单说来,这些就是这个国家的社会立法和人权立法的情况,这个国家的敌人在政治流放犯,即真正的流放王子们的挑唆下,曾企图把它描绘为已成为一个专断体制的国家。的确如此,在这些人的不法活动背后,人们能看到一些甚至很多的潜在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不准人们把任何一点点的功绩或德行归之于有色人种和黑人。

“始终由人民及其领袖所进行的杜瓦利埃革命在第一个十年中奠定了不可摧毁的行政和社会政治基础,和大众心情完全一致,我们的伟大领袖决定在第二个十年里致力于海地的经济发展,以确保其经济独立,没有经济独立,政治独立不过是个幻想。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至二十四日国际开发

银行成员访问海地时，共和国终身总统在对他们致欢迎词中曾宣称：

“‘在你们寻找投资的机会时，我建议你们遵循我国政府根据我国的气候和天然美景，它毗邻巨大美洲中心和它的丰富与低廉的劳动力所制订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路线。’

“这个战略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基础结构——电力、道路和农业纲领，它们将用作可从上述有利条件得益的那些领域内的民营事业的基础，这就是旅游事业，再出口的加工和装配工业，水果、菜蔬及其他产品的出口业。

“由于国家元首的有力推动和海地人民甘愿作出的牺牲，这些计划中有一些已经在我们的国土里开始生根。我高兴地作如下的引证：

“‘你们的革命已经为农村和城市的群众和来自这些群众的中产阶级带来了种种希望。巨大的觉醒正在继续着。海地群众和中产阶级正处于心理变化的过程中。我已经注意到与我们的革命有关的这一个事实，并不断地把它组织起来。伴随着一种发展的愿望和一种变革的愿望，巨大的觉醒正在继续着。’

“在同一讲话中，他后来又说：

“‘当谋求和平时，如果是要获得并加强和平，而不遭到人祸或天灾的危害的话，那末，我将与海地人民一起着手这项新的巨大发展工程，即戈纳伊夫平原的基础结构的建设及其开发。’

“这些话后来竟成了先知的预言。一个军人卖国贼，以其肆无忌惮的夺权野心，在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早晨带了海地海军的三个分队开到海上，并从太子港内的海中抛锚处向首都进行炮击。

“他曾在一个最后通牒中要求国家元首把政权交给不称职的人们。什么是他们炮击的目标呢？那就是国民宫、市场、公共建筑物和学校。在平民中造成了一些死亡，房屋被炸毁了，国民宫的左翼直接中了弹。

“这个叛逆军人不过是一连串阴谋分子中的

一个，这些住在外国的阴谋分子曾经企图夺取领导岗位，以便恢复他们危害真正国家利益的等级特权。

“他们忘记了，真正的革命是不可逆转的，要扭转历史的进程或动摇人民对其命运的信心也是不可能的。

“在敌人的阵营中连一个善良的人都找不到，他们没有一个能深受触动而出来表示愤慨，谴责叛乱者的犯罪行为，并为牺牲了的平民和儿童哀悼。没有一个人权委员会曾要求他们解说他们的行为。

“国家的发展和经济进步可能受到了挫折，但并没有受到损害。从财政和经济观点来看，本财政年度的成就远远超过前几个财政年度，这就使得有可能以几分乐观的心情来投入未来的战斗。

“今年是纪念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一年，也是被那么多的国际和国内悲剧搞得黯淡的一年，难道我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要求人类扪心自问吗？通过抛弃死亡之路而走向进步，这样就能够根据宪章原则，增进爱和理智，并通过以和平与进步为目标的不对话，使联合国恢复生气；这种对话，有可能对这些问题提供一种更为恰当的方法，并能产生保障全人类进步的解决办法，有助于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增添他们的才干，而且使他们能够利用这种不断的对话，以扩大的、自由的合作观念来替代那硬塞进来的不公正的合作观念，来维护人类的主要价值、维护原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尊重那适合于不同民族的政治结构；这是一种为社会的进化所必要的对话，这种社会无非只是通过加强基层结构和提高使用资源的人们的素质，以力求改善物质的和人力的资源罢了，难道对这一切不应该抱有希望吗？

“作为一个我所热爱的世界的公民，一个参与所有民族的命运的当代人，我经常宣扬联合国宪章崇高原则的力量与卓越价值，这些原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在旧金山聚会时奉献到希望的圣殿中接受洗礼的东西。

“因此，我希望所有会员国，由于它们的参加、

了解和一致行动，将有助于实现一个普遍团结的时代，并使联合国再次确定其为任何地方的人们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非常迫切的任务。

“海地终身总统  
“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博士”

副主席博耶先生(塞内加尔)代行主席职务。

5.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对于汉布罗先生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主席，我国代表团有着不止一个理由表示高兴：首先是由于他的国家的人民和我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就有着建筑在了解、慷慨大方与无私的合作的最好的关系；其次是由于我们早就知道他以热诚待人著称以及他作为一个外交家和一个人的品质；最后是由于他对于我们这个组织的目标的献身精神保证了本届纪念性会议能获得它理应得到的成功。

6. 我们也向上届会议主席安吉·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致以特别友好的感激之情，她在往往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那样干练而得体地主持了该届会议的工作。

7. 也应该向我们尊敬的秘书长表示敬意，他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模范的沉着态度，只有他那一心想看到国际社会坚决尊重我们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准则的热切希望能与之媲美。

8. 仅在几天之前，马达加斯加庆祝了它经法国和突尼斯的提议而加入联合国的十周年纪念，这两国对我国的友谊与尊重对于我们是特别珍贵的。十年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命来说不能算很长，然而，我可以代表我国政府作证，这十年与联合国的接触确实是有收获的，它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对于国际社会应负的责任与义务。

9. 正是由于意识到我们的责任与义务，我准备简单地回顾我们在本组织内所遵循的，并打算继续遵循的主要政策。就我们来说，国与国之间的平等要求严格尊重它们的主权，从而必须排斥任何干涉主义，更不用说任何足以鼓励放纵的权力崇拜那类似政治帝国主义的东西了。在我们看来，在保护国家利益以挫败任何经济上的或思想上的新殖民主义的企图的同

时，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大家自愿同意的、明确而公认的原则和相互依存的观念之上。

10. 我们希望一切社会的所有人民享有的与尊严相称的自由生存的权利能得到保证。我们主张谈判而不主张暴力。我们宁愿采取客观的现实主义的对话，而不采取毫无效果的、总是危险的、而且经常是控制不住的对抗，因为我们的哲学教导我们马达加斯加人在不牺牲我们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必须永远为通过谈判得到和解而努力。

11. 我们的政策是以正义、秩序与客观性为基础的，而不凭感情用事，感情用事有时可能看来宽宏大量，但它的效果却是靠不住的。

12. 在庆祝联合国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的前夕，秘书长在他年度报告[A/8001/Add.1和Corr.1]的导言中分析了国际形势，并且对我们表达了他的审慎的乐观。这个意见和近年来所表现的沮丧情绪形成鲜明对照，而这却正是我们所共有的意见，尽管一切愿望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然而现在不是互相责难或提要求的时候，而且当我们接近这个我们希望在裁军、非殖民化以及经济与社会进步等方面能获得丰硕成果的十年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客观地分析我们每个国家对我们这个组织所能作出的贡献，使之在创造一个并不是属于我们的，而是属于年轻人和以后各代的未来中发挥它的主要作用。

13. 我们有理由表示乐观，因为尽管进程缓慢，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以及彼此利益的分歧，但看来我们确是终于挣脱了冷战的梦魇与毫无节制的军备竞赛，这些东西的提前结束，原先还没有能看出是即将到来。我们可以渐渐地看到一个新秩序的轮廓，这个新秩序如果没有各方面的让步是不能存在的。全面的、世界性的战争的幽灵也仿佛正向远处退去，即使某些意识形态的侵略性还使人们有理由表示忧虑。

14. 但是，本性就是表示希望、信任以及怀疑的人类头脑，一想到每年军事预算的开支仍然高达二千亿美元之多，而那些与之关系最大的国家——超级大国——显然没有采取任何主动措施对军事费用进行合理的大量削减以便把它用于社会或经济的开支，便要吃惊不已。在要求把“军备竞赛的经济与社会的后

果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极端有害的影响”列入大会议程的申请书中附的解释性备忘录中，我们看到下面的话：

“罗马尼亚政府认为军备竞赛的经济的与社会的后果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严重威胁是值得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注意的问题。”〔A/7994，第7段。〕

我国政府在前两届会议上曾经请求考虑把裁军节省下来的部分款项用于消除贫困、疾病和愚昧的运动，因而对这个意见，我们不能不完全支持。

15. 尼日利亚的和解，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开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sup>③</sup>有关三方面就中东停火所达成的协议，以及海床与洋底的非武装计划，<sup>④</sup>所有这些在我们心中引起的希望，不幸得很，并不能使我们忘记，我们的世界仍然处在倾轧不和、四分五裂状态，命运仿佛是故意地同时又施舍又收回。在两大洲——非洲和亚洲——战争继续大肆破坏，从那些有着最大需要的人们那里夺走他们一心想保持一个自由与独立的生存的小小希望。那些正当的愿望，例如一个民族想重新获得它的身分等等，却令人遗憾地在我们所很难理解的那种道德和逻辑的名义下，受到武力及专横的压制。的确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人人宣称以诚意行事的国际社会，利益仍然是由代理人所代表。

16.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正如人们所经常强调的——是我们这个组织的根本目标之一。但是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必须首先存在国际和平与安全，用秘书长的话来说，各国必须“接受妥协，甚至要承担它们认为足以危害它们切身利益的风险”。

17. 我们相信，这就是会员国对于我们这个组织所能作出的贡献之一，即帮助它本着宪章的精神，特别是第六章的精神，用和平的方法来结束一切冲突与危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怀着一种较为平静、较为自信的精神，并以一种较为客观的方式进入裁军的十年，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一种

不安全之感，在裁军的道路上就只能取得缓慢而又不稳定的进展。

18. 这就是为什么会员国不仅应该努力减少现有的冲突与危机，还要防止由于缺乏了解，由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或由于顽固地鼓吹强词夺理的理论而随时都可能引起的冲突。当然，如果每一个国家都严格按照宪章行事，那么冲突与不必要的对抗的危险便会大为减少。然而在宪章通过后的二十五年中，它却往往被漠视，它的原则经常遭到破坏。我们但愿这是由于不同的解释与概念所引起的，虽说完全接受这种辩解也是困难的。

19. 的确，我们全都曾声明支持宪章序言及第一、二两条，然而关于各国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七项国际法原则，却花了八年多时间才达成协议。我说“达成协议”，是因为尽管存在着特别委员会所提出的宣言草案〔A/8018，第83段〕，<sup>⑤</sup>但深刻的，显而易见的意见分歧还仍然存在。

20. 如果这些具有同等重要性，并已列入宪章的原则全都受到尊重并付诸实施，许多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特别想到的是放弃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原则；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的原则；还有各民族权利平等及其自决权的原则。

21. 这样，会员国在建设和平以及加强联合国的权威方面所能作出的进一步的贡献，便是通过积极行动，履行这个我们深信在几个星期之内便会全体承担的根据宣言草案作出的庄严保证，而这些积极行动，依其本身的性质，是可能对这些原则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贡献的。

22. 我们当然了解某些保留意见所持的理由；我们认识到必须具有法律上的严格性。然而为了忠实于我们的强烈信念，忠实于我们公开宣布的宗旨以及联合国宪章精神，最好我们从现在起就宣布所有国家，不论其大小，都放弃挑衅行为、颠覆活动和战争；宣布我们都尊重各会员国的主权以及它们自由选择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的权利；宣布为了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公平合作以及民族之间互相谅解，抛弃那些我们以同样坚定和决心与之战斗的诸如种族隔离等错误做法；

<sup>③</sup>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签订于莫斯科。

<sup>④</sup> 《裁军委员会正式记录，一九七〇年补编》，文件DC/233，附件A。

<sup>⑤</sup> 各国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特别委员会。

宣布对全体人类、一切社团和一切种族集团的完整与尊严予以尊重，以求得一个真正的国际人权宪章；宣布有关国家都承认“强迫人们屈从于压制、统治或外来的剥削或任何殖民主义的形式，这都构成了对民族平等权利和他们独立权利的原则的破坏，从而也是对基本人权与国际法的否定”。

23. 我有意地把裁军、友好关系、民族权利以及人权摆在一起谈。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必须由集体负责才能解决它们提出的种种问题——首先是为了我们的良心，其次为了我们的政治智慧。在我谈到裁军时，我提及的同样重要的另一点便是关于发展的问题。

24. 我认为没有必要回溯到当时为幻想和希望所激发的第三世界所提出的阿尔及尔宪章<sup>⑥</sup>也不必回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sup>⑦</sup>的失败，也不必过分强调我们为了对一个全球发展战略宣言的原则争取支持所遭遇到的种种困难。

25.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与社会进步是整个国际社会都有份的共同责任。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必须首先认识到它们最主要是依靠自己，并更好地利用它们自己的人力物力，而发达国家，由于它们所处的特权地位，则应该采取对不发达国家更为有利的经济的、商业的和金融的政策。如果我们这一工作获得成功，则当前的发展十年便可以预告一个较为公正而又合理的经济秩序的来临。

26. 尽管有点感到勉强，尽管那些不愿意支持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目标的人提出了种种理由，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三世界是决心要赢得那走向发展的竞赛的胜利。我们的这种表示也许有点天真但却强烈，它表达了我们具有的什么也不能使它改变的始终如一的共同决心。我们仍然知道面前的道路是漫长而艰难的，许多互相依存的力量会影响发展，而且那些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程度，由于国与国的不同而发生的差异是那么大，以致足以破坏我们的结合力量。

<sup>⑥</sup>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为七十七国集团部长会议通过。

<sup>⑦</sup>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九日在新德里举行。

27. 我们希望工业化国家将以一种联合与合作的精神来支援并鼓励第三世界的不可改变的决心，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在要求对世界资源作一次机械的重新分配。恰恰相反，根据非洲经济委员会对今后十年制订的主题的精神，我们倒希望在这个互相依存的世界里我们将有勇气更加相信我们自己。

28. 互相依存、自信、诺言、政治决心以及集体职责，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概念，每当我们讨论到非殖民化、人权、发展或裁军等问题时，这些概念便会一再被提出来。我国代表团深信，联合国要起的重要的、居于首位的作用，是使这些概念变为现实，并且要设法使它们不致于陷入空谈。

29. 为了使联合国承担起它的职责，我们必须抛弃过度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并且同意加强本组织的权威是当务之急。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良好的机会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国际社会，以及一个以和平、正义、进步与幸福为基础的新秩序。

30. 和平、正义、自由与进步，这是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以及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通过十周年纪念的主题。今年有两个周年纪念，让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承认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机会；让我们出于真诚，并且反躬自问，我们是多么经常忘记，或假装忘记了国际的博爱原则这个词的原意。但是让我们同时也认识到联合国宪章是我们最好的希望，也是我们最好的保证，认识到我们这个组织，尽管有它的盛衰，并非总是使我们失望的。

31.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幻无常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即便是社会准则总是不变，而应优先考虑的重点是有变化的。要说我们的宪章以及我们这个组织已经充分适应当前的需要，那就意味着没有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就我们来说，我们将不断重申我们忠诚于那些在我们熟知的历史情况下所提出的原则，同时也主张建立一个新的结构，在这个结构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将以一种新的态度加以对待。

32. 二十五年来，我们努力保卫我们的制度，并力图使这些制度不为我们自己的矛盾和缺点所影响。既然我们已经取得了成功，我们相信，现在就应

该采取主动并发挥想象力，这样，就不会有人说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面前放弃了责任，或者说我们没有能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而超脱我们之间的分歧，放弃我们自私的利益，并且以不断增长的信念与活力重申我们这个组织创始人对一个更为文明、更为自由、更为公正和更为团结的世界的信心。

33. 纳赛先生(阿尔巴尼亚)：首先我愿对大会主席表示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祝贺，祝贺他被选担任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主席的职务。

34.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在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二十五周年的前夕召开了；在着手进行本届会议议程所规定的工作时，爱好和平的会员国本来都希望能借此机会陈述一下联合国积极的和令人满意的活动情况。就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而言，我们本来十分乐意对它在四分之一世纪内——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路程来说，当然不是一个很短的时期——的活动作一个象上面所说的那种估价。不幸的是，情况却不是这样。在战胜了罗马-柏林-东京轴心之后紧接着建立起来的，体现了反法西斯同盟战争中那些指导原则的精神的联合国，在全体进步人类中唤起了一种希望，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的重大因素，从而有利于自由、和平和世界安全的事业。可是联合国的活动以及在此期间世界舞台上所发生的许多事件，却使各国人民感到失望。联合国远远没有如宪章的基本条款所要求的那样，对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对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作出贡献；而是相反地，在帝国主义大国，其中主要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绝对命令下，走上了与那些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的道路，成为有利于帝国主义对爱好自由的民族与国家实行掠夺、压迫与侵略政策的工具。

35. 联合国被利用为这种政策效劳，其结果是这个组织不仅没有能够阻止侵略者的魔爪伸向世界许多地区，反而经常帮助了侵略者；更有甚者，它这方面的活动走得这样远，以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经历的一些最野蛮的侵略行径竟然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进行的，例如对朝鲜和对刚果的武装侵略就是这样的事例。

36. 全体进步人类都以赞赏的心情回忆起在伟大的斯大林指挥下，苏联在与英美同盟军合作下，为

保卫和平的民族与国家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红军抗拒纳粹匪徒所取得的历史性的决定性胜利以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起的伟大作用，激发了各国人民的巨大热情并唤起他们对争取更为美好的未来的希望。他们怀着巨大兴趣和无比欢乐，注视着列宁主义的苏联在国际舞台上以及它的真正代表在本组织里所进行的坚决的斗争，以保卫他们的切身利益和支持他们为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统治而作的合法斗争。但是在赫鲁晓夫集团在该国篡权之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苏联由反对美帝及其盟国的斗争转变为和美国结成神圣同盟来反对爱好和平与自由的民族与国家。因此，就联合国而言，它就变成了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进行讨价还价、阴谋操纵、玩弄花招的中心，目的在于麻痹各国人民的警惕，尽可能地把他们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伪装起来。

37. 所有这一切对联合国造成一些众所周知的后果，特别是损害了联合国的威望，以及宪章赋予它发挥作用的能力。但是，这种反面活动却同时使各国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到两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性质，以及从目前处在由那两个大国操纵下的联合国能够得到什么。使他们特别看清楚的是，美国统治集团和莫斯科修正主义分子关于裁军的一切倡议和建议以及他们谋求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关于裁减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一切协议，其唯一目的就是要解除爱好和平国家的武装并确保他们自己拥有核垄断和尽可能多的各种武器，以便征服各国人民并奴役这个他们妄想瓜分的世界。各国人民比以往更加明白，摆脱一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束缚的唯一道路是通过武装斗争和对自己力量的信赖，同时也要得到其他爱好自由的民族和国家的支持与援助。

38. 联合国走上了破坏宪章原则和精神的道路的毋庸置疑的证据之一就是它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组织的合法权利达二十一年之久，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联合国史无前例的反常局面，使它的威信受到严重打击，而且同时还损害了它对解决我们时代重大问题作出贡献的能力，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任何问题没有拥有七亿人口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参加是不能获得解决的。

39. 毫无疑问，本组织的这种情况并没有使那些赞助宪章基本原则的会员国灰心丧气。相反地，它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和一切可能，并为各大陆人民解放斗争的发展与胜利所鼓舞，将加倍努力并更加紧密地合作，以便向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联合国或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实行的绝对命令和强权政策进行更为有效的斗争。

40. 世界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大国的解放运动目前正处于新的高潮中。通过加强为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正义斗争并通过参加反侵略者的武装斗争的行列，各国人民已经对帝国主义大国的压迫与统治的政策以及它们的侵略行径和阴谋作出了反应。英雄的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以及印度支那其他各国人民的斗争，朝鲜人民以及远东其他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国与走狗的斗争，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的斗争，阿曼和佐法尔地区的人民以及阿拉伯湾各地人民争取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斗争，东欧各国人民对克里姆林宫新帝国主义的统治的反抗，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纳米比亚、南罗得西亚、南非等非洲国家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大国、殖民者及其种族主义走狗的斗争，波多黎各人民争取摆脱美帝国主义束缚的斗争以及世界各地人民，包括帝国主义大本营内部美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斗争，这一切都表明了这个反应。帝国主义大国及其盟国正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它们到处都受到为民族独立、为自由和为掌握自己命运的神圣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各地人民的有力打击。

41. 对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的猛烈高涨感到惊惶失措，同时又受到国内外重重困难的袭击，作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头子的两个所谓超级大国——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拚命使用它们的一切伎俩来对待这个严重局势并加速执行它们反对爱好和平的民族与国家的侵略与战争计划。在此期间，这两个大国加紧相互勾结和进行罪恶活动，使用了欺骗和蛊惑人心的手段，同时施加了各种形式的压力、暴力和武装侵略。

42. 这两个超级大国，尽管由帝国主义本性所产生出来的无数矛盾使它们分裂，每一方都企图损伤

对方并企图把对方从它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地位排挤出去，它们却一致仇恨各个民族的自由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这个共同基础上，根据它们瓜分并统治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它们建立起了在全世界各地的合作、侵略活动、计划和阴谋。葛拉斯堡罗的政策不间断地在推行，而美苏勾结已采取新的步骤前进。它们高喊“和平解决”正是由它们直接进行或一手导演的侵略行动所造成的争端；它们鼓吹欧洲、亚洲或国际的“安全”，其实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秩序的安全；还有裁军；以“有限主权”为先决条件的“国际主义”，或更确切地说是对各民族和国家的奴役；还有其他等等口号，在这些口号的幌子下，它们在有关全人类利益的若干问题上共同策划并协调它们的立场和活动。它们利用这些口号，制订计划并试图把所谓和平解决办法强加于人，借以压制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它们缔结既是欺骗性的又是奴役性的条约，并试图在现有的盟约、集团和军事基地之外缔结新的侵略性条约；它们对敢于反抗它们的爱好自由的民族与国家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它们进行军备竞赛，准备新的战争；它们沉溺于核讹诈和新的侵略行动之中。

43. 在两个大国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秘密谈判的同时，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列举它们的代表先后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所举行的一系列漫长的会议，这些会议内容当然不限于“限制战略武器”的问题。还有那个所谓“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罗杰斯计划，即由美苏密谋而产生的，目的在于扼杀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争取解放的合法斗争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最近在约旦发生的一系列血腥事件的起因。具有同样性质的是美国和苏联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所举行的谈判；以及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为了就这个问题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一个它们认为可以导致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屈膝投降的解决办法——而与亚洲一些反动政权的代表所召开的会议；还有那两个大国的高级特使在亚洲的旅行以及他们依照勃列日涅夫“亚洲集体安全”计划和尼克松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计划在亚洲缔结新的侵略性盟约方面所作的努力，这些计划都是由那两个大国协调一致作出的，其目的主要是建立一个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火力圈。属于同一范畴的，我们还应当提到那个奴役性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条约

和莫斯科-波恩条约，这后一条约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践踏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的主权。这个条约连同苏联-美国在所谓欧洲安全问题上的计划，是同两个大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和保卫它们在那一大陆的后方，以便在亚洲、非洲和其他地方执行它们的反革命计划密切有关的。

44. 为了实现这一巨大的反人民的阴谋，美苏帝国主义者正在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例如加强美帝国主义对老挝的侵略和对柬埔寨的新侵略，并采取各种阴谋诡计来分裂阿拉伯民族和国家，使它们陷于自相残杀的流血冲突中，并用各种可能手段包括使用武力来压制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斗争。属于同样性质的还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对东欧各国人民所进行的威胁和所采取的措施，其中包括今年八月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两周年前夕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威胁该国人民的苏联占领军的军事演习。

45. 两个大国就是这样肆无忌惮地实行它们扼杀热爱和平的民族与国家的革命斗争的帝国主义计划，建立它们的世界霸权并充当国际宪兵的角色，以便在它们方便的时候决定人类的命运。

46. 但是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历史的车轮不能扭转。那个由帝国主义大国来决定各国人民和小国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帝国主义者越是加剧他们的侵略活动，世界人民就越加强他们的斗争，就越紧密地结成反对共同敌人的武装斗争的广阔战线。世界人民决不会放弃他们夺回切身权利的合法斗争。尽管会出现暂时的曲折，总的说来，他们的斗争在日益加强和壮大；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可看出，一个争取解放的风暴正在亚洲、非洲和其他地方兴起，它将冲破一切阴谋策划和镇压而彻底消灭以任何形式存在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

47. 一个最能说明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干涉与战争政策将会遭到什么结局的最近事例，就是今年三月他们在柬埔寨策划了政变以后立即对该国进行的武装侵略。面对着由越南人民斗争的打击所造成的困境，美国侵略者派遣他们的部队到柬埔寨去推行“尼克松主义”，即用印度支那人打印度支那人。但是这次侵略远远没有收到他们预期的结果，相反立即遭倒在

伟大的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有力支援下的柬埔寨人民的武装抵抗和越南与老挝弟兄所表现出来的战斗支援。这次侵略引起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对柬埔寨的侵略，不仅没有扼杀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反而使解放和革命斗争的烈火燃遍整个印度支那，并为美帝国主义准备了更阔更深的渊藪，终将使它陷落进去而无法挽救。

48. 在以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领导下，柬埔寨人民从侵略者及其走狗们手中解放了大片国土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以及柬埔寨、越南、老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乃至亚洲其他革命人民进一步加强了的战斗的团结，构成了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与走狗们一个沉重的打击。

49. 同时，美国对柬埔寨的侵略进一步证明了美帝国主义和莫斯科修正主义者在牺牲人民利益的情况下进行了互相勾结。苏联修正主义者在这件事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和美国政府对苏联修正主义者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所采取的态度相类似的。特别是他们拒绝承认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政府，并和那个得到西贡、汉城的傀儡，甚至声名狼藉的蒋介石以及整个国际反动派支持的美帝国主义工具朗诺集团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一事实又一次在世界公众舆论面前暴露出苏联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及各国反动派始终站在一起的真面目。

50. 今年在柬埔寨和整个印度支那所发生的事件，对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仅进一步看清了美帝国主义在顽固地进行侵略战争和扩大战争范围，而且也进一步看清谁是真正反对美国侵略者的，谁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看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而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则向印度支那人民表明了什么。他们这样就再一次地认识到，摆脱美国侵略者的唯一道路就是武装斗争。

51. 尽管美帝国主义者在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支持下不断加强其侵略力量，英勇的越南人民还是挫败了企图使他们屈服的一切诡计和险恶手段。整个越南南方的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都拿起武器给美国侵略者以毁灭性的打击，使侵略者甚至在他们的军营和基地，

如岷港、槟榔、顺化、西贡郊区和南越其他地方，得不到片刻的安宁。越南人民及其武装力量通过他们的辉煌胜利把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西贡走狗牵制在战场上。这些胜利无可辩驳地表明，美国侵略者企图用扩大战争的方法来逃避不可避免的失败，只是更加促进他们无可挽回的败退。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了越南人民，使他们成为不可战胜的人民；他们通过坚决的和英勇的斗争无疑地将给美帝国主义更大的毁灭性打击，直到它彻底失败为止。

52. 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为他们的民族利益所进行的武装斗争正在不断地发展与加强，现在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和苏联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他们所谓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所策划的一切罪恶阴谋，注定要遭到彻底的失败。美帝国主义者在各条战线上都受到包围与挫折。它必然要被击溃。

53. 一个能说明美苏巨大阴谋的残暴性以及这两个帝国主义大国综合采用各种变化多端的手段的办法来推行侵略政策和霸权主义的典型事例，就是目前存在于近东地区的严重悲惨局势。醉心于不惜一切代价地执行它们臭名昭著的共同计划——取名为罗杰斯计划——以便取消巴勒斯坦问题、分裂阿拉伯人民、使帝国主义-以色列的侵略合法化并得到报酬，以保证它们在那一地区的帝国主义利益的美国修正主义苏联，策划并实行了罪恶的勾结，其目的在于通过约旦反动政权来扼杀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从而在近东地区执行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尼克松主义。因此为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效劳的约旦反动派便使用大炮、坦克和飞机，对英勇的巴勒斯坦战士大肆进行屠杀。对安曼和其他地方的巴勒斯坦人也进行了野蛮的大规模的屠杀。同时，美帝国主义，通过尼克松、莱尔德和其他头目发表声明，扬言要对阿拉伯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和派出第六舰队，从而和往常一样，试图充当国际警察的角色来压迫各国人民，镇压解放斗争，保护它们豢养的那些集团，保护它们贪得无厌的利益并奴役各国人民。

54. 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把叙利亚和伊拉克给予那些为了正义事业，为了它们的共同事业而斗争的阿拉伯兄弟的兄弟般的援助看作是不公正的举动。根据它们的逻辑，它们有权利、有自由干预任何

国家、任何地方；它们可以使用坦克、大炮和它们的作战舰队来压迫和剥削别国人民，而叙利亚和伊拉克却无权支援它们的兄弟。

55. 一片怨恨和愤怒的浪潮已经席卷整个进步世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良心对约旦统治集团的背信弃义行径表示反感，这是十分正确的。全世界不禁要问：为什么要用坦克和子弹来反对巴勒斯坦人呢？是因为他们为他们的自由、独立和神圣领土进行着斗争吗？

56. 怀着极大愤慨心情的各大洲人民都在大声疾呼抗议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他们高呼：“不许干涉巴勒斯坦人民，不许干涉约旦、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

57. 巴勒斯坦人决不服从“罗杰斯计划”，这是很清楚的。他们充分知道，以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第242(1967)号〕为根据的美国计划——如我们所知，这个决议本身就是美国人和苏联人幕后交易的产物——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强行取消巴勒斯坦问题，承认以色列有权并吞它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后所侵占的部分领土。这个计划企图通过保证以侵略方式占领了阿拉伯领土的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并承认这个国家其他一些权利，来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给以犒赏。更为恶劣的是，两个“超级大国”想利用一次新的停火来继续实行它们过去三年以来所实行的阴谋诡计，以便再一次地应用帝国主义大国在以色列一九四八年侵略之后所采用的策略，其目的是永远不让阿拉伯人实现他们的神圣事业，从而使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新的侵占成为既成事实。

58. 不，阿拉伯人民决不接受美国和苏联压他们投降的绝对命令。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已拒绝这一阴谋。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努力是枉费心机。阿拉伯人民具有长期的经验，他们十分了解以色列侵略者和他们的主子。他们决不允许两个外来的大国决定他们的命运，不管它们使用什么诡计，也不管它们各自扮演什么角色——一个是充当罪恶计划起草人，另一个则对该计划给以支持。

59. 阿拉伯人民充分知道，三年前煽动并援助

以色列发动侵略，现在继续供应以色列武器并鼓励它进行侵略与挑衅的美利坚合众国，它的任何建议无非是为这个大国在这个具有巨大战略意义和蕴藏丰富石油的近东地区的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同时也是为它的工具以色列的利益服务的。很显然——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没有美国的帮助与支持，以色列是不可能发动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侵略的，更不用说继续占领阿拉伯的领土了。

60. 至于苏联修正主义者，不管他们戴上什么假面具，阿拉伯人民也是清楚他们的面目的，特别在美国-以色列侵略以后更是这样；他们深信，苏联修正主义者感兴趣的是插手近东和地中海地区，为他们在那个地区的扩张创造有利条件。

61. 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今年九月十八日在地拉那选民大会上的演讲里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归根到底，光荣的革命的阿拉伯人民不会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虚伪的友谊蒙蔽住自己的眼睛，这个社会帝国主义利用阿拉伯人民的暂时困难来占据他们的港口和领海并扼杀他们反对法西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的正义的解放斗争。这两个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大国对于在近东地区扎下根来，并保证它们在那个地区的国家里拥有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基地感到兴趣；它们要压迫那些国家的人民，用甜言蜜语哄骗他们，涣散他们的士气并腐蚀他们，以便最后利用那些基地，更进一步侵入非洲、亚洲和其他地区，发动殖民主义战争，掠夺各个大陆。

“阿尔巴尼亚人民热爱阿拉伯人民，因为无论在顺利的时候或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是他们的弟兄和朋友。在这个革命和解放斗争的时刻，我们总是站在他们一边；我们曾经给他们以支援并将尽一切可能继续予以支援。我们深信他们为之斗争的正义事业必将得到胜利。但是为了对共同敌人早日取得胜利，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必须在武装斗争中象钢铁一般地团结起来。犹太复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修正主义者都在谋求分裂阿拉伯人民，解除他们的武装，把敌人的，

而不是他们自己所需要的那种和平强加给他们。提供给他们武器都为苏联人所控制着。这些武器不是用于神圣的阿拉伯事业，而恰恰是用于欺骗阿拉伯人，束缚他们的手足并把他们送进屠场。臭名昭著的‘罗杰斯计划’可以更正确地称作‘罗杰斯-葛罗米柯计划’。阿拉伯人民当然不会陷入那个计划所设置的可怕的圈套之中。苏美军队能够凭借各种阴险手法驻扎在苏伊士运河两边，在那种情况下，人们不禁要问，苏联人所提供给阿拉伯人的武器究竟能达到什么目的。他们之所以英勇地把一个帝国主义者从运河区赶走，并非是为了好让它现在被另外两个帝国主义者所占领。

“达扬的鼓噪是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秘密策划相配合的，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兄弟的英勇枪炮声却是最光荣的回答，这将摧毁敌人的巨大阴谋。因此，我们必须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坚决援助巴勒斯坦人的游击斗争，这一斗争现在居于阿拉伯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必须进行的一个更广泛战斗的最前列。我们的阿拉伯弟兄一定能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解放斗争的旗帜。他们一定会使阴谋反对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阿拉伯人民解放斗争的苏联修正主义者的计划和中央情报局各机构所组织的一切挑衅全盘落空。”

62. 阿拉伯人民具有伟大的革命传统，以其英勇和解放斗争而著称于世。他们知道他们不只是为反对以色列侵略者而战，也是为反对两个对近东局势负主要责任的帝国主义大国而战；因此，他们不会让自己陷入那两个大国的圈套。

63. 正如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在他九月十八日的演讲中所指出的，最近在约旦发生的事件证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寻求的目的和阿拉伯人民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如在其他一些场合一样，它根本不关心阿拉伯人民的命运；它的唯一目的是巩固它的帝国主义的地位。在当前这个问题上，为了响应尼克松的要求，即把莫斯科的消防队开进来以扑灭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革命斗争，镇压他们并奴役他们，苏联修正主义的头目们就急急忙忙地充当了消防队员的角色。他们发表官方声明和开动宣

传机器，出面为约旦统治集团辩护，用“暴力导致暴力”的口号来威胁巴勒斯坦人，并向他们和其他阿拉伯人民发出呼吁，要他们放弃斗争。所有这些事实都使阿拉伯人民更清楚地看出莫斯科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扮演的背信弃义的角色和美苏近东计划的真实目的。

64. 巴勒斯坦人认为约旦是他们的第二祖国。他们不是约旦分裂的原因；罪责倒是在为美帝国主义和“罗杰斯计划”效劳的约旦反动政权和侯赛因国王的一边。相反地，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是消灭共同敌人的那个共同斗争中最健康的成分。

65. 阿尔巴尼亚人民深为愤恨并强烈谴责那些罪恶行径，并支持巴勒斯坦人为他们的神圣权利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我们确信，由于他们的坚决斗争和他们战斗团结的加强，并得到他们的真正朋友和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的支持，他们一定会把敌人的阴谋揭露无遗，并在反对侵略者的战斗中取得最后胜利。

66. 在美国和苏联进行的交易中，那个在去年由克里姆林宫头头们通过他们的侵略工具华沙条约组织建议召开的所谓欧洲安全会议问题，也占着重要地位。有迹象表明，在两个大国的鼓动下，这方面的活动今年正在加强。根据他们巩固并随之扩张对欧洲的统治和执行他们对别的地区的侵略计划的整个战略，美国和苏联帝国主义者特别关心于确保这个计划的成功。苏联修正主义者特别显得急切，这可以从他们的内部困难，从东欧国家对他们的干涉和统治政策日益增长的反抗，并从他们在亚洲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作的侵略计划与准备，得到解释。当然，美国和它的西欧盟国，特别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在不遗余力地利用苏联修正主义领导所表现的这种急切心情，以便在德国和西柏林问题上取得尽可能多的让步，并确保它们对东欧国家进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渗透。

汉布罗先生(挪威)回任主席。

67. 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间以及它们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矛盾，面对由这些矛盾产生出来的无法克服的困难，两个所谓超级大国为了找出一条出路并迷惑公众舆论，想出了一个公式，作为缔结任何协议的指导原则：“在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放弃使用武力”。这个迷惑人的

公式事实上是用来作为它们缔结这些协议时的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在这个公式的基础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波兰进行了谈判，以及特别重要的是苏联和西德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

68.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具有最大影响的步骤莫过于今年八月十二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联-西德条约。伴随着该条约的签订而来的是大吹大擂的宣传，把它说成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可以——据它们说——带给欧洲以和平和边界的完整。当然，这一宣传运动，不管它采取什么方法，只能欺骗那些天真的人。具有丰富经验的欧洲各国人民不是空洞的辞藻所欺骗得了的。特别是苏联和美国的头头们以及他们的支持者的一些宣传性的声明，不能不使人回忆起伴随西方大国为讨好希特勒军国主义在各个阶段进行的阴谋与妥协而来的那些巨大的欺骗性宣传运动，尤其是关于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协定的宣传运动。

69. 莫斯科条约事实上不能解决德国问题。相反地，它公然违反了大战期间同盟国所通过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也公然违反了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所一再承担的和两个德国或只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一个和约并保卫后者的利益与主权的诺言。苏联修正主义者们践踏了他们的诺言和义务，从而对德国人民，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犯下了严重罪行。因此他们要负重大责任。

70. 莫斯科条约事实上正式承认战败的德国无须签订和约就可以加入国际社会。在苏德条约里，除了一些模棱两可和可疑的词句之外，没有提到承认两个德国的边界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之间的奥得-尼斯河边界线为最后的、不可改变的边界线的问题；也没有提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充分享有一切国际权利的独立的主权国家。更为重要的是，西德总理以及波恩其他头目们在条约签订以前和以后都不止一次地声称，他们永远不会放弃重新统一德国的想法，就他们来说，其含义就是并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立场在条约的附件里又得到证实。波恩政府就这样竭力利用这一局势以取得最大的好处，并赢得时间准备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达到它的扩张主义的目的。苏联修正主义者在和波恩

复仇主义者们的交易中，就是这样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看作并用作交易的筹码，而那些复仇主义者仍然声称，他们有权代表“全德”说话并行动，而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受到西方大国的支持的。

71. 至于条约中有关放弃使用武力或边界不容侵犯的规定，这不仅不意味着边界事实上是不能改变的，而且欧洲人民都充分了解德国复仇主义者所作的这类保证的真实价值，因为希特勒和欧洲一些国家所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在欧洲人民的头脑中是记忆犹新的。

72. 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莫斯科条约无可否认地向波恩的头头们提供了可以依靠的东西。它鼓励了他们的扩张主义和复仇主义的计划，同时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国一切爱好和平的进步力量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73. 谁都不能否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不仅是德国人民，也是欧洲各国人民的一个巨大胜利；也不能否认，它的建立是和欧洲的和平与安全紧密联系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加强以及它在主权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得到欧洲所有国家的承认，是符合欧洲各国安全的利益的，是解决德国问题的主要条件，也是任何要把德国人民置于和平、民主、与欧洲各国人民进行合作并保持友谊关系的道路上的那种真诚努力的坚实基础。苏联和西德的协议是向相反方向跨出了危险的一步。它不能不受到所有欧洲爱好和平与自由的国家与人民的谴责。

74. 显然，莫斯科条约首先是美国和苏联帝国主义者之间在它们的欧洲和其他大陆全球战略计划这个框框之内相互交易的结果。但是这个条约同时又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西德军国主义这两个新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协议；正因为如此，它不仅是对欧洲大陆，也是对美苏侵略计划目标所向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个严重威胁。因此，莫斯科的头头们曾经和华盛顿历届政府合谋，把西德提高到一个主要突击力量的地位，使它成为两个大国实行反革命计划和压制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与国家计划的重要伙伴。我们不能不在这个场合提醒大会，类似的计划曾经是当年西方大国对希特勒德国所采取的政策的一部分；不过那个政策

使它们花的代价实在太高了，因为希特勒德国后来却转过来反对它们了。

75. 莫斯科—波恩条约无可否认地是苏美两国反对世界人民的一系列阴谋中的一个新的环节；它带来的严重威胁，不能不引起任何真正关心本国人民切身利益、国家安全与独立以及世界和平的政府的注意。

76. 欧洲一些国家真诚地关心欧洲的和平与安全，关心寻求适当的方法与手段使欧洲大陆的局势正常化，使它摆脱两个主要帝国主义大国的霸权，并拒绝势力范围的想法，消除由它们统治的两个侵略集团，并创造有利的条件以便在尊重独立与国家主权、主权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欧洲国家间的合作关系。阿尔巴尼亚政府对于这些国家这种正当的关心一直表示同情。这是和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完全一致的。但是，正如所有这些国家所深知的那样，这些崇高的目标和美苏帝国主义者及其支持者们的罪恶计划毫无共同之处。在他们的一切活动中，在他们建议缔结的一切条约中，在他们的一切倡导或建议中，包括那些所谓“欧洲安全”，“亚洲集体安全”，或“国际安全”——这个根据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倡议再次向本届会议提出的建议，这两个大国不断地为它们统治与掠夺世界人民的贪得无厌的欲望所驱使，企图维持与巩固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它们各自的势力范围，在这些地区为所欲为，以确保它们后方的安宁，便于它们执行它们在亚洲、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种种扩张计划。为此，它们不惜采用任何它们认为必要的方法，直到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

77. 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这实际上是无须证明的。这可以从整个国际现实和世界许多地区的帝国主义战争温床得到充分证明——在印度支那、中东、远东、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侵略行径；美苏帝国主义者在欧洲和其他大陆的军事基地；他们对外国领土的占领；核讹诈；军备竞赛；他们游弋在地中海、太平洋和其他海洋的舰队及其对这些地区民族和国家的威胁。这更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到证明：他们在欧洲的罪恶计划，在该大陆他们给复仇主义的德国分派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他们的亚洲计划，特别是旨在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在别的侵略国家，主要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合作之下，准备对中国进行战争。在受到美苏

这两个帝国主义大国的庇护与保护的这种情况下，人们怎能要求欧洲和平得到保证呢？

78. 人们不禁要问，为了保证和平，究竟应当反对谁呢？谁在威胁欧洲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呢？难道是我们这些爱好和平的小国吗？我们认为，陷入“欧洲安全”或“亚洲集体安全”之类的苏美圈套就等于为它们的侵略计划效劳，说得更恰当些，就是自投虎口。和平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可能在欧洲有和平，而在亚洲和其他地方有战争。

79. 恩维尔·霍查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里关于这一点曾说：

“首先，问题是谁应当得到保证，并由谁来保证。苏联修正主义者所追求的并得到美帝国主义者支持的‘欧洲安全’就意味着它们两者在欧洲的势力范围的安全，它们两者军事基地的安全以及它们的舰队在欧洲沿海的巡逻权的安全。这意味着欧洲各国人民必须对莫斯科与华盛顿在欧洲许多国家所保有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性质的特权给以法律上的和正式的承认。这种安全，归根结底，就是永久维持苏美统治欧洲的现状，就是保证该大陆的安宁，以便使苏联修正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能够为所欲为，并在亚洲、非洲和其他任何地方可以采取自由行动，以压制并奴役各国人民，并在他们的本国和它们的帝国里加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80. 我们认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只有通过坚决反对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并和它们进行坚决斗争，反对它们的绝对命令和它们的侵略与战争政策，才能得到保证。任何别的方法只能对这两个幻想奴役欧洲和全世界的大国有利。

81. 我们确信不管美苏帝国主义者及其同伙作出什么努力，他们在欧洲决不会得到他们所谋求的安宁。他们将越来越陷入他们固有的矛盾之中，而欧洲各国人民决不会接受他们以任何伪装形式出现的霸权。欧洲人民决不容许他们挑动欧洲反对亚洲，也决不会让自己成为实行这两个大国罪恶计划的炮灰。

82. 我们深知，爱好和平的会员国都在谴责两个

帝国主义大国的侵略政策，谴责它们牺牲爱好自由的民族与国家的事业而进行的勾结，谴责它们重行瓜分和统治世界的罪恶计划。我们一向赞赏许多国家在联合国内外对两个大国这一巨大阴谋进行的勇敢的正义斗争。但是当前的国际形势要求所有忠于独立、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的会员国，进一步地加强斗争，共同努力以反对美苏帝国主义和它们的相互勾结以及它们想在这里发号施令的企图。这样做符合正在遭到美苏联合的侵略政策威胁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利益。这也是那些正在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战斗的各国人民的崇高利益对我们的要求。

83. 许多国家曾经为了消除存在于本组织的一种史无前例的反常现象进行不断的斗争，这种反常现象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遭到破坏，而让一个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卖国集团篡夺了它的位置所造成的。但是由于美国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所采取的敌视态度和侵略政策以及它对联合国的操纵，这种可耻的和难以容忍的情况却一直延续到今天。

84. 在本届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和其他十四个国家再一次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的问题〔A/ 8043 和 Add.1 和 2〕列入大会议程。我们所以这样做，不仅因为目前存在着公然粗暴地破坏宪章，从而损害了联合国一个创始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一个常任理事国的主权的情况，而且也因为，如果联合国希望采取纠正步骤，使它能够完成宪章所规定的任务，消除这种反常的、史无前例的现象就是它所迫切需要做的事。十分清楚，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望，就它的伟大的国际作用和它的巨大潜力而言，如果没有它参加，本组织就不可能在解决当代重大问题上作出有效的贡献。

85.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享有无可比拟的国际威望。粉碎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企图从内部控制中国堡垒的阴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生动地证明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也保证了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现在对于世界人民的命运起着毋庸置疑的巨大作用。

86. 在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反动派的解放斗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坚不可摧的堡垒。它是整个进步人类不可动摇的堡垒。

87. 我们认为，大会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将会证明它有无决心既反对两个帝国主义大国企图在联合国独断专行，又采取和各国人民的愿望与宪章基本条款相符合的道路。我们希望，构成大会多数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政府在认清了联合国严重局势之后，一定会勇敢地采取由它们的信念和它们本国以及本组织自身真正利益所决定的态度。

88.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一贯奉行独立的、革命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既符合于建设并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最高利益，也符合于一切为其自由、独立和自由决定自己前途的神圣权利而战斗的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的最高利益。

89. 阿尔巴尼亚人民能够在各种情况下挫败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一切阴谋、威胁和挑衅，保卫住他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我国人民始终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对敢于来犯的任何人都给以回击。

90. 阿尔巴尼亚人民以及他们的党和政府曾经支持并将继续有力地支持爱好自由的民族与国家反对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它们的殖民主义同伙和它们的各种类型的仆从的侵略政策的合法斗争。我们一向支持，今后仍将继续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兄弟人民以及印度支那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形形色色同盟者的英勇斗争。我们一向支持并将继续无保留地支持兄弟的阿拉伯人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和对当前中东局势负主要责任的美苏帝国主义的合法斗争。我们强烈支持欧洲各国人民——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人民以及其他大陆的人民的斗争，反对两个帝国主义大国的统治、压迫与剥削政策，反对它们的反革命“神圣同盟”。

91. 我们坚信，在反帝反殖的广阔战线上为正义事业而战斗的全世界人民，日益加强战斗团结，必将粉碎一切阴谋诡计、一切侵略计划和侵略行为，不管

这些诡计和侵略该由谁负责，并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取得最后胜利。

92.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引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大会本届会议上，将一如既往，和其他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一道，对自由、独立以及全世界人民友好、真诚合作的事业，作出微薄的贡献。

93. 埃班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你的国家挪威在以色列的心坎里占有一个温暖的位置。我们的共同牺牲曾把我们两国人民在纳粹时期的黑暗年代里团结在一起，而友谊又照亮了我们从那以后所走过的每一条道路。你的博学与正直增添了你的国家的名字在全世界所引起的尊敬。在你履行职务时，你前面有你的前任主席安吉·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作为最近的榜样，她的风度、她的创造性和她深刻的国际信念给她担任主席时所主持的工作增加了光彩。

94. 联合国第二十五届大会已被选作一次举行纪念的场合。我们所迫切需要的不是一次欢庆会，而是进行一次清醒的自我批评。联合国陷入了艰难的境地。它的反响日趋微弱，它的火焰日趋暗淡。对我们时代的一些主要冲突事件，它只能施加一些无足轻重的影响，而国际思潮和行动的主流却在它的墙外流过。在这命运的转折中存在一种截然自相矛盾的东西，因为从来也没有象今天那样客观上迫切需要一个国际关系上的统一机构，来表达人类的共同利益。在历史上第一次，距离已变得无关宏旨，所有各国人民都是休戚相关，安危与共的。这样，一些国际机构恰巧是在照理应该有利于其取得成功的条件下，却似乎是在每况愈下。联合国应该坦率地反躬自问：“究竟错在哪里？”

95. 当然，困难主要在于组成国际社会的各国所采取的不一致的政策。不过，这并不等于本组织可以推卸责任，可以不必对自己的经验进行分析，并不必对今后的年代里优先考虑的问题和步骤采取一种合理而有效的观点。和它所献身的理想的远大比较起来，本组织还很年轻。可是变化的节奏一直是这样强烈，以致产生联合国的那个世界现在已属于遥远的回忆中的事了。现在对各国政府来说，迫切需要决定联合国在

它们的政策中所处的地位；对联合国本身来说，则急需使它的概念、结构及其工作方法实现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缩小热切的希望与严峻的现实之间的差距。

96. 国际间主要关心的事现在集中于阿拉伯和以色列这些国家诞生的那个地区，这也是它们必须永远并肩生活在一起的地区。在一九六七年夏季爆发的战争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并没有出面加以阻止，而只充当了战争的消极旁观者。在最近几个星期里，它们目睹中东一个会员国经受着一场破坏性最大、痛苦最强烈的考验。以本组织目下的力量和条件来说，也许它并不能依照宪章所设想的那样来制止暴力，确保安全。但是它不应放弃其作为中心讲台的作用，通过这个讲台，会员国的政策可以为世界舆论所了解。我正是本着这个精神到这个讲台上来陈述以色列对这个震撼着我们的地区并使全人类的良心为之不得安宁的紧张形势的观点。

97. 要谈的问题还是难忘的一九六七年事件。自从企图通过交战、封锁、包围以及侵略性的袭击这类扼杀的手段破坏以色列的和平、主权乃至其生命以来，四十个月已经过去了。对那眼见濒于灭亡的瞬时的回忆仍然支配着以色列的政策。它的孤军奋战和独自作出的牺牲，终于挫败了那样的企图，这是永远铭刻在以色列的记忆之中的。除了在以色列历史上占据应有的地位而外，这次胜利也是人类走向正义、法律与和平的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我们至今还记得，当以色列把那些卡住它喉咙的手指扒开的时候，文明世界曾感到多么宽慰。

98. 以色列是记得住的。它忘不了；它忘不了它好容易才躲过的那场恐怖，也忘不了随胜利抵抗而来的得救的感觉。从那时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国策一直由两个基本宗旨所指导：和邻国建立永久和平的结构，如果它们的政策能使这一点得到实现的话；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防止回到曾使战争爆发的那种无政府状态与容易受攻击的情况中去。

99. 在一九六七年的紧张辩论中间，联合国逐步形成了旨在适应一九六七年战争所造成的新条件的一个国际政策的轮廓。凡是足以使一场战争的局势得

以再现，而一旦再现，便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另一场战争的建议，它都加以拒绝了。它否决了回到旧停战线的五个提案，并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要求建立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以全面放弃交战行为与战争，取消海上封锁与敌对行为，由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明确承认对方的主权、独立和国家身分为其基础。它还要求建立“牢固和被认可的边界”。而这是本地区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必须通过协议首次予以确定。

100. 这个国际政策的主旨是，和平的结构必须通过中东各国间的协议来建立。已经任命了一个得到举世普遍信任的国际代表来协助各当事国促进这个协议。此外，由安全理事会提出了停火的建议，并由有关各方在战争刚停止时便加以接受了。依照建议的规定，停火应该是无条件的，无限期的，并在永久和平实现以前不得置之不理。

101. 联合国大会曾经在一九六七年以来的历届会议中回顾了为达成建立最后和平的协议所作的不断努力。时而有一个美好的前景在刹那间出现，可是几乎在可能被认清以前，这个闪光便被扑灭了。但是到了今年夏季，危险已经十分严重，逼着人们从很多方面提出新的想法，作出新的努力。在一九六九年三月，纳赛尔总统单方面撕毁了他的国家维护停火的协议。其结果是苏伊士运河两岸的战争便经常化了，具有破坏性了，并愈来愈激烈了。这场战争根本没有能达到任何目的。通过消耗战以搞垮以色列的企图彻底失败了。以色列很清楚它由于这场战争所遭到的损失与消耗，以及埃及由此而遭到的更大的损失与消耗。可是不论是从南面来的对以色列部队的炮击，还是从北面和东面来的恐怖分子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或是远离冲突地区的一些国家中阿拉伯恐怖分子的狂妄暴行与海盗行径，都没有能阻止我国的事业飞速前进。首先，正规部队和恐怖集团的攻击并没有能把我们从停火线的任何一处赶走，这些地方是我们决心在和平实现以前坚决防守的，也是国际上准许我们在和平实现以前坚决防守的。消耗战并没有给它的发动者以胜利或荣誉。的确，消耗战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紧张、挫折和危险，远远地超过以色列所受到的影响。

102. 在这个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阿拉伯政策面

面临着两种选择。它要么承认战争的徒劳无益，接受恢复停火并进行谋求最终和平的谈判；它要么求助于本地区以外的势力，以继续并加强敌对行为。第一种选择就是意味着要和以色列一起建立和平，第二种选择意味着谋求苏联的援助，以便把战争保持在更高的紧张水平上。不幸的是，在一九七〇年最初几个月中，显然是采取了第二种选择。

103. 在这以后，随着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冲突便越出了地区的范围。现在冲突已具有世界规模。已经安装好了一个萨姆2式导弹系统，以便可以炮轰以色列部队而不必怕遭到空中回击。这种武器只是在狭义的战术意义上来说才是防御性的；实际上，它们是用于一种进攻性战略，即取消停火，并代之以一场经常性的消耗战。导弹安装在那里，以便大炮可以任意发言。当以色列成功地作出了反应，以致这个战略终于失败后，更复杂的萨姆3式导弹被引进来了，这一回，导弹是由苏联人员操纵的。到了初夏，苏联飞行员便在战地上空飞行以执行作战任务了。情况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险恶。它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除了一九六三年发生过的苏联飞行员参与轰炸也门村庄的不幸事件以外，在别的任何地方还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可是苏联卷入苏伊士运河的冲突还具有更严重的影响。由于拒绝了停火与谈判的正常原则，以致地区性的冲突拖延不得解决，这已经是够糟的了。而当一个大国进行干预，来加剧一场地区性的冲突，来扩大它的范围，并冒着别的强国进行反击，从而使一场局部性战争有扩及全人类的危险，那就更为糟糕了。苏联的干涉，不只是关系到以色列一个国家。它还有其他的目的。这些目的便是在地中海赢得优势；从南面来包围欧洲的防御系统的侧翼；蔑视非洲独立的原则，在非洲土地上建立一支强大的外国军队；并全面打乱国际平衡。这样纳赛尔总统的撕毁停火协议和苏联干涉的愈形扩大，就产生了这个世界难于担当的后果。

104. 我国政府正是按照上述情况对美国于一九七〇年六月和七月所提出的和平倡议进行了研究。我们知道，有些阿拉伯国家以及所有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已经拒绝接受这个建议，因为这个建议讲的是和平，而对和平，它们在原则上是完全反对的。我们知道，

埃及和约旦在接受倡议的同时，又发表了一项不符合倡议原则和倡议发起国所阐述过的意图的条款和条件的声明。这个建议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在我们的议会与民主制度方面给我们造成一些困难。不过，我们认为这个倡议纵然有其缺点与复杂性，仍然不失为一个机会，可以用来探索一个最终和平的各项条件。正是这些考虑压倒了其他一切考虑。因此，以色列政府在八月四日决心制定一项为我们至今坚持的政策。我们决定指派一位代表，参加将在雅林大使主持下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与约旦所进行的会谈。

105. 我们声明过：

“以色列赞成依照安全理事会的停火决议，在所有各条战线，包括埃及前线，在对等的基础上实行停火的立场仍然不变。在美国政府就此事所作的澄清的基础上，以色列对美国提出的在埃及前线至少停火三个月的建议准备作出肯定性答复。”

我们并同意：

“参加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范围内，在有关各方表示愿意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所有规定的基础上所举行的，在雅林大使主持下进行的会谈，以便缔结一个经过同意的、有约束力的、契约性的和平协议，这个协议将保证：

“(a) 埃及和以色列终止一切交战要求或交战状态，互相尊重和承认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及其在牢固和被认可的疆界内和平地生活而免遭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为的权利。缔约的每一方应在其境内负责防止正规部队或辅助性部队包括非正规部队对在另一方境内的武装部队或平民进行任何敌对性行动；

“(b) 以色列武装部队从在一九六七年冲突中占领的领土上撤至将在和平协议中规定的牢固和被认可、被同意的边界。”

这便是我们所曾同意的文本。

106. 最后，我们曾明白表示：

“以色列将不要求他方事先接受其立场，正如同对于他方经公开通知或其他途径所阐明的立

场，以色列也不事先接受一样。每一方可以就讨论中的问题自由提出其建议。”

107. 各位代表都能看到，在我们对美国和平倡议的响应中，停火协议是关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把它对停火的接受限制在九十天的时间之内。这样的限制引起了为无限期停火所不致于如此严重地产生的问题，如果实现无限期停火的话，本可使冲突的军事阶段得以永远结束的。与此相反，现在明摆在我们面前的前景却是，在三个月以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许会认为停火已告终止。于是徒劳无益却具有破坏性的消耗战又将重行开始。既然这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立场，其含义便应该严肃地加以衡量。我们得问问我们自己，这短短的谈判期间将会用于真诚的探求和平的努力呢，还是会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用作一个喘息时间，以便它在苏联的援助之下，以停火为掩护，在不致遭到以色列的干涉的情况之下把大批导弹集结起来，从而改善其实行军事解决的前景。总之，这九十天将派什么用场，是用于为推动埃及-以色列的和平所作的努力呢，还是由苏联-埃及用来为了更有成效地进行战争而作部署？

108. 我们在美国和平倡议的那一部分规定中找到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明确保证，在那里，规定了在苏伊士运河停火线两侧达成协议的地区内实行“维持现状”。其目的是维持当地的军事平衡，以便我们各政府可以放心地进行谈判，不必担心其安全在谈判期间遭到破坏。这个维持现状远比美国和平倡议中的任何其他部分更足以支持我们的谨慎的希望，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会着手进行真正的和平努力，而不只是为了准备一个战争的新阶段而玩弄花招。

109. 在八月初，美国通知我们，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苏联的支持下已对以下规定表示同意与认可。下面是维持现状协议的文本：

“(a) 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将遵守停火，于八月七日星期五格林威治时间二十二时整开始生效；

“(b) 双方将停止在陆上及空中越过停火线的一切入侵与射击；

“(c) 双方将不改变在停火线东、西两侧各

五十公里的地带以内的军事现状。在这些地带内，各方均不得引进或构筑任何新的军事设施。在这些地带内的活动，将限于维持在目前据点及阵地上的现有设施”——维持在目前据点及阵地上的现有设施——“并限于为目前在这些地带内的兵力进行轮换和供应；

“(d) 为了就遵守停火情况进行检查，各方将依赖其各自的，包括侦察机在内的各种手段，侦察机可在停火线自己一方离线十公里内自由飞行，不受干扰；

“(e) 各方可以通过自己认为合适的一切联合国机构，向对方报告所说的对停火与对军事上维持现状的破坏情况；

“(f) 双方应遵守有关对待战俘问题的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并应在履行公约义务时接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协助。”

110. 我们所曾同意的便是这些。我并请特别注意以下的用语：

“在这些地带内，各方均不得引进或构筑任何新的军事设施。在这些地带内的活动，将限于维持在目前据点及阵地上的现有设施。”

111. 从埃及接受这个协议到破坏这个协议，时间上还不到一个钟点。在几天之内，这类破坏行为不仅为以色列所确切探明，而且为发起和平倡议的政府所确切探明。正当以色列内阁满怀希望地对即将举行的谈判制定方针时，导弹的装置特别显得量大而进行得紧张。直到今天还在这样地进行着。在“维持现状”地区内，也就是运河以西五十公里内，但大多是在离运河三十公里内的一个地区内，至少引进了二十座萨姆-II 群和萨姆-III 群，其中很多是可随时发射的。数十个新增加的导弹已经推进到了这个地带之内了。这是由于以色列遵守了停火才得以做到的。利用另一方的善意与和平意愿，如此背信弃义地破坏一个国际协议，在过去还很少先例。今天上午，我给各国代表团散发了一份附有图表的材料，把按照八月七日协议理应存在的局面和几天前的局面，亦即由于粗暴违反协议而造成的局面，作了一个比较。

112. 我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局势发展的含义。

113. 第一，由于以色列接受了维持现状停火协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得到了军事形势上有利于它的，重大而非法的改变。

114. 第二，在这些情况下，以色列势必将在其沿停火线的部队日益受到威胁，从而其国家安全日益受到威胁的可怕影响之下进行谈判。

115. 第三，对埃及的保证的有效性已经失去信任。拟议中的和谈，毕竟还是旨在产生一个协议，而以色列将根据这个协议，在和平建立后撤至牢固和被认可、被同意的边界，这个边界迄今还未决定，但将在和谈中决定。谈判的目标是达成协议。可是，当一个现存的协议都已被厚颜无耻地撕得粉碎时，通过谈判而缔结的一个新协定又有什么价值或分量呢。这样，维持现状协议的破坏，已经给我们所希望缔结的任何和平协议的有效性投下了可以预期的阴影。说到底，这是一切严重结果中最严重的了。一个和平协议究竟有什么约束力，这个问题较之影响中东前途的其他一切问题都显得重要。

116. 第四，维持现状协议不只是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所接受，也是被苏联加以认可的，而苏联，正象我所说过的，操纵着许多导弹基地。因此，经苏联默许的对协议的破坏是一件重大的国际事件。这事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中东，它影响到世界其他各大陆和平与安全的紧要问题。它使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政策都具有令人不安的色彩。各洲的会员国最好把这一点牢牢记在心里。

117. 当我们为维护协议的完整性而采取坚定的立场时，我们是在维护着比我们自己的利益更为广大的一种国际性的利益。我们的愿望与我们的政策仍然是依照我们八月四日的声明，在雅林大使主持下举行的会谈中探索缔结永久和平的条款。在有关和平的对话中，为了我们地区的共同利益，我们将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意见要提出。我们必须直率地补充说，即使违反协议的行为得到了纠正，对这些事的记忆不会在我们的心头很快消失。对可能举行的谈判过程来说，又新添了一层麻烦，而这个谈判过程，即使从最好方面去设想，也将是复杂、艰巨而漫长的。当我们考虑到有关一九五七年的希望与期望以及这个最近的

事件等等经验时，我们便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决心，坚持主张一切和平协议必须是直接的、明确的，以最精确的契约性形式签字盖印的。一俟违反协议的行为得到纠正，停火那天的局势得以恢复，以色列便准备恢复在雅林大使主持下举行的会谈。

118. 埃及违反停火协议只不过是当前和平进程遇到的一些障碍中的一项罢了。在过去几天激动的事件中，其他一些障碍已经显得异常突出。约旦河两岸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迫切需要和平。他们一直是毗邻的阿拉伯各国，在过去二十二年中一贯奉行的敌对政策的主要受害者。这些敌对政策的目的是设法阻止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之间建立起和平的与建设性的关系。正是在当前这个时候，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正在建立他们和以色列人民之间新的共处与贸易关系。最近这些天以来他们的处境，和约旦河以东他们的同族人在最近战斗中遭到的浩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阿拉法特、哈巴什以及其他一些人所指挥的几伙暴徒，不可能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谋求积极的利益，那些人想的无非是阻止以色列与阿拉伯各国间实现和平。当我们在上周看到炮火纷飞，炮弹、手榴弹、子弹倾泻在约旦河对岸的街道与房屋上时，我们不能不想到，倘若我们国家的安全不坚韧不拔地加以捍卫的话，每个以色列家庭会遭到怎样的命运。

119. 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每一个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究竟预兆着什么。在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和他们所谋求的目的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手段和目的一样地应该遭到谴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实现在一种排外性的幻想，依照这个幻想，以色列将不能作为体现独特的犹太传统及其特殊的民族与社会天职的一个国家存在于中东。他们这种教义是依据一种极端荒唐的说法，认为可以存在着一个不以以色列国为其中心的中东。对以色列是中东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重大真理，他们都是不屑一顾的。阿拉伯民族在中东地区占有很大的地位，但对国家地位、独立、主权以及特有的民族性等等权利，它并无垄断之权。中东这个名称的概念是不能单用阿拉伯的用语完全理解得了的。在一九七〇年，以色列的国家地位已经是不需要加以解释、捍卫或有待于同意或不同意的东西了。它是被宣告为一种绝对的、不可抗拒

的现实，基础深厚而牢靠，和这个会场里有代表的，不论大小、新老的任何国家的国家地位、主权和民族性是绝对平等的。我们并不谋求所谓“对以色列生存权的承认”，因为这个权利是不依赖于任何承认而存在的。我们所谋求的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相互承认对方有权过和平生活与享有完整的主权。一些恐怖组织否认这个不言而明的权利，便陷进了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中起着最大破坏性作用的邪说之中了。现在有十四个阿拉伯主权国家，人口一亿，面积四百万平方哩，拥有无限的财富与机会。而与之对峙的另一方，只是小小的以色列国。因此，只有一个国家，其在历史上的存亡，将取决于这次冲突的解决方式。由于它的孤单以及其独特的地位，以色列的安全生存问题是这次争议中超越其他一切的一项道义责任。国际和平不要求财富与物质资源的公平分配，而且要求主权与民族自由的公平分配。主张所有阿拉伯人必须在任何地方都至高无上，而所有犹太人则是什么都说不上的一种分配方法，那是掉进了自相矛盾与歧视的深渊中去了。

120. 这些恐怖组织的目的便是这样。目的是搞政治谋害——谋害一个国家——方法是海盗行径与谋杀。从自动售货商店里的主妇们，自助食堂里的学生们，闹市里或公共汽车站上的普通犹太人及阿拉伯人，以及易遭武力袭击的民用飞机上无辜的旅客们等等所遭到的袭击，便说明了这场斗争的道德素质。在我们这个时代，从来没有一个政治运动，象这样专从很多地区的毫无抵抗能力的非武装的平民中来挑选它的受害者。因此，这不是解放运动，而是奴役运动。其目的不是为阿拉伯国家赢得自由，阿拉伯国家的自由所得到的保证充分得过头了，其目的是要消灭另一个国家——一个最古老的国家——的已经获得的民族解放。那些光荣的名词，象“解放”、“抵抗”和“突击队”，对那些企图消灭一个合法的主权，对犹太的幸存者实行纳粹式袭击，以及对中东和其他各地的平民发动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运动等行径来说，是不适用的——以前也从来没有适用过。

121. 在它们对以色列的袭击遭到失败以后，法塔赫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及其他同类组织已经把它们主要的威胁针对着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与主权

了。今年年初，他们拚命地企图使黎巴嫩放弃其和平使命，并企图破坏它特有的民族个性。在上周，我们目击了很多这类企图中的最近一些事例，目的是要使约旦处于无政府状态和分崩瓦解，以便破坏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实现和平的任何希望。

122. 有讽刺意义的是，蒙受这些行为之害的阿拉伯各国政府往往也就是这些行为的倡议者。恐怖组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不是在真空中活动。如果没有阿拉伯主权国家向他们提供了庇护、支持、赞助、财政援助、军火、训练设施以及基地，他们是不可能生存的，更不用说活动了。此外，如果不是某些政府，特别是欧洲政府对他们过度放任与纵容，他们也不可能严重危害中东以外的地区了。现在当然已经到了国际社会不只愤怒地反对空中海盗行径这一特定的暴行，而且也到了愤怒地反对恐怖集团的其他活动的时候了。所有这些活动无一例外地破坏了宪章的签字国，其中也包括阿拉伯签字国所曾保证要加以捍卫的那些原则。任何旨在破坏或侵犯一个合法的主权的行动，都是国际性的劫持的一种形式。因此，重要的是必须对这些行为进行抵抗。这些行为在十天以前便曾由一些人成功地进行了抵抗，他们对两个可憎的海盗使用了正当的武力，从而挫败了劫持埃尔·阿尔航空公司一架飞机的企图。这些行为也遭到约旦的抵抗，约旦要不是因为进行了这样的抵抗，也许就早已失去了被看作一个主权国家的资格了。当叙利亚正规装甲部队对约旦的侵犯遭到击退的时候，和平的主要敌手遭到了另一次的挫折。叙利亚对约旦的侵犯，时间过于短促，以致其全部含义还没有被掌握。这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国为了把其意志与政策强加于一个邻国而侵犯了一条国际边界的例子。叙利亚驻联合国的一个代表企图公开地为其侵略行为辩解，他利用了那种否认同种文化的国家之间的边界属于国际性质的理论来给自己开脱。

123. 本大会当还记得，两年以前，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苏联代表曾宣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边界，并不具有充分的国际性质，因此，无故越境入侵其领土便具有一种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性质。叙利亚在上周所宣称的话便是差不多属于这一类的。这个理论是说，如果两国具有相似的意识形态或

语言，或民族文化，那末，如果其中的一国无故侵入另一个国家，这不关国际社会的事。在这里派有代表的几十个国家，请不妨认真考虑一下，如果“通过亲属关系进行侵略”的理论得到宽恕的话，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24. 以色列警惕地、克制地以及对正在发展中的人间悲剧怀着十分关切的心情，注视着约旦的最近事件。对于足以危害以色列安全的本地区内平衡的剧烈变化，我们不可能漠然置之。不过，关于他们的政权以及体制，那是应由阿拉伯各国政府去决定的事。除非为了本国的合法的安全，以色列决不会为任何其他原因而调动其兵力。我们希望，在约旦的战争创伤将会愈合，并将采取协同一致的人道主义措施，以减轻我们在最近若干天中所亲眼看到的巨大灾难。以色列当局派遣的卡车载运着医疗物资，越过约旦河往东开，这说明了人道的休戚相关是应该怎样的压倒政治、军事的紧张局势的。我们希望约旦政府不要犯那种错误，即鼓励或宽恕恐怖组织越过停火线侵犯以色列的活动。那是违反约旦承担的包括停火在内的国际义务的，当然也将遭到以色列的坚决抵抗。

125. 重犯错误的可能性可以从阿拉伯各国政府和一些恐怖组织昨天在开罗签署的公报中看出来。在这个文件中，没有一个和平、文明与合法的字眼。所谈的不是和平，而是战胜敌人并解放以色列，而这当然就是说要消灭以色列。这个文件违反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约旦对雅林大使提出的保证，即它们答应和以色列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并承认其主权与独立。问题是：究竟是哪一个文件体现了这两个国家的政策？

126. 很多代表在这里谈到了对劫持飞机的行径采取国际行动的必要性。以色列认为，只有国际法得到了加强，把这个题目列入议程才会有价值。光是告诫有关各方接受东京公约<sup>⑧</sup>或一个反映现存法律与道义的新公约，那是不够的。我们应该记得，各国在打击海盗行为的斗争中进行合作，这是在国际法领域里比其他发展出现得更早的事。海盗被公认为人类之

敌。他是人类社会的歹徒，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也有义务加以逮捕和严惩。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一位杰出的海事法官斯托威尔勋爵用下面的话表达了当时的法律与道义观念：

“对职业海盗谈不到什么和平。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是每个国家的敌人，因而可以普遍地对他们行使作战这个极端的权利。”

127. 因此，比海上海盗行为更为可怕，更为危险的空中海盗行为，决不应该得到纵容或宽恕，更不用说得到犒赏了。应该作出坚决的努力，使得所有被劫持者都能无条件释放。应该绝无限制、绝无保留地采取切实的制止措施。如果九月六日受到袭击的所有飞机都能象埃尔·阿尔航空公司的班机那样得到有效的保卫，如果所有的海盗都能遭到同样的下场，那末国际秩序将获得一次多大的胜利啊。不过，责任不光在恐怖分子身上。一些阿拉伯政府曾对得手的海盗给予过物质的和道义上的支持。这样，在一九七〇年七月，我们看到埃及的纳赛尔总统曾亲自欢迎一些劫持过一架希腊飞机的人以及依照希腊法律曾罪有应得地被投入监狱而后来被释放出来的罪犯。在去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以及在非洲统一组织会议上，阿拉伯各国的代表团曾阻挠一些决议被全体一致通过，这些决议本来要对劫持者进行强烈谴责，并要求采取坚决措施保证对他们实行引渡并予以惩罚。一个阿拉伯海盗，当他在某些阿拉伯国家着陆时，可能得到燃料的补充，以及赞颂与犒赏，而不大可能遭到逮捕与惩罚。只有进行了毫不含糊的谴责，并且进而采取切实措施，最近的经历以及当前的辩论才会是有用的。我想，联合国大会不妨对美国最近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中提出的建议表示赞同，这个建议主张，对“任何国家，凡是在非法劫持一架飞机以后，扣留旅客、机组人员及飞机，违反东京公约的（包括毁坏这架飞机），或没有把对非法劫持应负责任的人实行引渡或进行法办的”，应采取联合的国际行动，“停止对该国的一切国际民航业务”。后来我们还见到了其他的决议草案。问题是只有能导致采取实际可行的、自动性质的行动的那类措施，才是有效的。

128. 为了不给劫持者以犒赏，有时候是需要保持坚强的神经的。在最近这次事件的最初阶段，出现

<sup>⑧</sup>关于飞机上犯罪行为 and 某些其它行为的公约，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四日签订于东京。

过一种主张把证明有罪的劫持者草草释放，以换取解救无辜人质的倾向。这样做也许能营救当前的受害者，但势将危害别的旅客，被释放的劫持者势将再一次在他们身上显显本领。令人满意的是没有按这条路子走下去，有飞机或公民被绑架的四个国家接受了联合王国和美国提倡的原则，即主张应该保持团结，并且每家航空公司及政府应该对所有旅客都不加区别地负起责任来。面临这样的坚持原则和镇定的态度，劫持者认识到他们取得的胜利是没有用的，于是把劫持的果实交给了约旦政府与埃及大使馆，我们希望它们能正确而迅速地采取行动。

129. 但是遭到横蛮的折磨与危险的人质的释放，不应该使国际的警惕性有所放松。以色列建议国际间按以下四条采取行动：

(a) 在飞机场和飞机上加强安全措施。以色列准备就提供它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知识与经验进行合作；

(b) 要求将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召开的海牙会议通过拟议中的公约，并加强这一公约，以便非法劫持飞机及机上旅客和机组人员这种行为被看作一项应受到最严厉惩罚的国际罪行；

(c) 凡对劫持者或袭击飞机的罪犯给予援助或提供庇护所的国家，将受到制裁。这些制裁应包括：断绝与援助劫持者的国家的空中交通；对劫持或袭击飞机者提供援助或庇护所的国家，停止对其国家运输公司的服务；

(d) 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以便在国际范围内经常处理劫持与袭击行为。

130. 但是和平这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又是怎样呢？在我们陷入失望以前，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是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尽管对阿拉伯-以色列这场冲突口头上说得厉害，但这场冲突所产生的结果，不论绝对地说或相对地说，和其他很多次战争中的屠杀与大规模的灾难，毕竟还不能相提并论。

131. 但是和平过多地被国际组织从语义学角度来加以理解，而很少从人类现实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光是由埃及、以色列、黎巴嫩和约旦从文字上取得一致意见，这是不够的；如果掩盖了在意图与解释方面

的很大距离，那末，这样的协议甚至只能是一种幻想。最迫切需要的是这些国家以及所有关心它们的深切利益的国家都有一个明确的远见，即一旦和平代替了冲突，我们这个地区将会变成怎样，这个地区的人民又将如何生活。和平的最确切的证据，最确切的标记，是开放边界。一个和平的中东是这样的一个中东，在那里，一个人可以沿着公路和铁路从开罗出发，经过以色列，到达贝鲁特和安曼；在那里，埃及的民用飞机可以往东飞越以色列，而以色列的船只可以不受阻碍地通过苏伊士运河。以色列和阿拉伯民用飞机可以在开罗、利达和安曼降落。货运铁路线可以从苏伊士运河行经坎塔腊，越过以色列海岸北行。埃拉特与亚喀巴两处港口在设计其扩充与发展时应进行睦邻协作。这不是梦想。今年夏天，从各邻国来的五万五千个阿拉伯人访问了他们在约旦河西岸的亲友。数以千计的人从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前往阿拉伯世界中的遥远地区。在本年内，约有五十万旅游者来到以色列，并有差不多同样多的人前往埃及。在正常的与和平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国家古代文明的光辉和现代化的游憩场所当能再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人，而他们通过朝拜圣地将会让我们更接近他们，也会使他们彼此之间更接近起来。

132. 归根结蒂，一个国家的力量及其伟大，不是以导弹数目的多少来衡量的，而是靠它的学者、科学家、技术人员的素质来决定的。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医生和科学家为什么不可以在共同寻求知识方面进行合作，相互访问对方的机构，相互在对方国家里讲学，共同利用我们这个地区提供的机会和共同制服它的灾祸呢？最近几周来，在很多地方发现了霍乱，而以色列卫生部长呼吁邻国的同行们进行合作，却得不到响应，这对于中东来说，并不是光彩的事。

133. 而对资源的不可原谅的浪费，最生动地说明了战争的毫无意义和战争的悲剧性。在二十二年之中，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已经耗去军费两百亿美元以上。如果把其中的十分之一用于解决难民问题，那末这个问题早就可以得到解决，并会对接受重新定居的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所促进。

134. 在目前，埃及和以色列每年的军事费用达二十亿美元。

135. 如果以为正式和平协议签订以后，便会放松警惕，或者放弃安全措施，那是错误的；但这样，在各签字国用于安全的需要与经济需要之间，当然会分配得更加合理些。

136. 主要阿拉伯国家的人口，每年增加一百万，也就是说，每年增加的人数超过了难民营里的人数。在发生战争与冲突的条件下，难民问题也好，人口增长问题也好，都不能得到解决，因为无法合理地利用资源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我想说的是，和平不是一个词，不是一个法律用语，和平是在生活的意义、方式与内容上的一场全面的革命。它不仅是文件上的一个主题，它是一种人类的状态，是我们这一代中东人从来没有领略过的那种人类的状态。

137. 问题是阿拉伯的领导人能不能从冲突的陈规中挣脱出来，以便探索这个前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只能在和平之中，而不是在暴力之中，找到他们真正的命运。因为，在和平的条件下，以色列的东邻将会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在它的人口多数将由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组成，并且所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的大多数将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换句话说，和平将能解决自决的问题。

138. 我所说的话，对约旦王国来说，一直是正确的，它的体制、国名和政权不是由以色列决定的，而是由它的阿拉伯公民决定的。但是，他们大多数是巴勒斯坦阿拉伯公民。不管和平协议中把边界规定在那里，约旦河两岸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都会找到一个比阿拉法特、哈巴什以及劫持之徒所能提供的更为美好的未来。

139. 在以色列将始终存在一个相当大的巴勒斯坦阿拉伯社会。但是，当在以色列和东边邻国之间通过一条开放边界存在着密切合作的时候，这不会有什么消极影响。约旦河两岸原来的前巴勒斯坦地区——委任统治地区——将容纳得下两个国家，即以色列和一个阿拉伯国家，同时，这个地区将恢复其自然的经济统一，并向一体化的新形式迈进。无论如何，这就是以色列所理解的和平。如果我们能对我们的目标具有明确的概念，那就不难从预期的结果出发，朝着终将引向预期结果的那个过程往前迈进。

140. 在领土谈判中，以色列的目的将是确定安全的经过同意的新边界，它能比旧的停火线提供更为牢靠的安全。总之，没有和平就没有解决办法，也没有和平所解决不了的问题。

141. 为以色列所操心的深刻的人道问题，还不只是那些围绕中东冲突的问题。我们犹太人的命运与责任激励着我们关怀迄今还逗留在阿拉伯土地上的少量犹太少数民族的困境，他们被扣作人质，禁止离境，遭到歧视与侮辱，他们的财产被没收，社交活动和文化生活陷于停顿。这些严酷的事实在已经众所周知了，在近几年中，并一直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反响。可是，灾难还在持续下去，而在有些国家中，变得更加严重了。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六月十五日在伦敦联邦皇家学会发表的演说中重申他在向去年的联合国大会提出的报告<sup>⑨</sup>的导言中发出的呼吁，要求从阿拉伯各国撤退犹太人，并深信联合国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去着手拯救他们。我希望联合国会员国共同呼吁，以拯救这些处在厄运中的犹太人。

142. 为开明的世界舆论所十分深切关怀的是苏联的犹太人的严重处境。以色列和其他会员国的代表对苏联犹太人所遭到的歧视，特别是对剥夺某些人要求与在以色列的亲属团聚的权利，曾年复一年地表示反对。近年来，在苏联境内，令人不安的反犹太宣传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外衣下搞得更激烈了，而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民族的解放运动。苏联当局所控制的情报机构散发了成千上万份诽谤性的文章与文件，这简直使人想起了中世纪的景象。

143. 苏联境内犹太人的困境，可以从苏联境内各地的犹太人给苏联政府首脑、以色列政府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和其他一些人的要求准许离境前来以色列的呼吁中得到生动的说明。这些在上面写明了签名者的姓名与通讯地址的呼吁书已经在国际报刊上发表了出来；这些呼吁动人地表达了骨肉流散的痛苦以及他们愿与犹太民族的主体共命运的渴望。其中有些签名的人已经遭到了逮捕；他们唯一的罪行是希望能移居到以色列去，而这并不触犯任何苏联法律。事实上，柯西金总理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曾公开发表声明，许诺

<sup>⑨</sup>《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A号》。

对于要求和在以色列的家属团聚的苏联犹太人不加阻挠。

144. 人道和正义要求苏联政府承认其犹太公民的人权，并准许其自由行使这些权利。

145. 最后，让我提醒大家，过去二十五年来联合国工作很多是围绕着以色列在其小国中进行的民族革命和阿拉伯民族在其多主权的辽阔国土上进行的民族革命这两者之间的现代冲突进行的。进行纪念的这一年能否标志着全剧中好转的一幕的开始，其关键所在，与其说在于大会的辩论，不如说更多地在于中东各国政府的主动性与所作出的决定。以色列将坚持其在八月四日决定而于九月六日重申的政策。它将履行其促进发展中国家前进的特殊任务，为此它已给八十多个地区里新兴的社团中一万二千名未来领导人提供了发展技术的训练。它将为各国的平等并反对歧视和殖民主义残余而大声疾呼。首先它将对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解决的前景保持真诚的欢迎态度。它的人民有这个力量，有这个耐性，有这个意志来反抗那些摧残其生命，威胁其前途的狂暴势力。但是它最深切的愿望是为中东关系中的和平秩序而出力。

146. 通向未来的钥匙在于以建立和平为明确目标而举行的谈判，而这把钥匙现在是在阿拉伯人手里，特别是在埃及人手里。恢复原来的停火局面，并沿着谈判的道路前进，便能打开通向和平的道路。我准备利用我在这里的机会，和阿拉伯各国代表团团长们就建立和平以及创造有利于举行有成果的谈判的气氛与条件进行会谈。拒绝这样一个机会是没有什么站得住的理由的。如果我们只限于进行公开的辩论而忽视正常的接触，我们势将不能对联合国作出贡献，因为如果没有正常的接触，任何国际问题，不论在过去或是将来，都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147. 人类或将能有一个和平的将来，或则毫无前途可言。如何作出选择，我们一百二十六个国家的政府都有一份责任。如果我们能够恢复二十五年前曾推动过联合国的那种青春活力，我们便仍然有可能把过去的梦想变成现实，把当前的失望转化成持久的希望。

148. **主席：**现在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发言，他要求行使答辩权。

149. **扎耶特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虽然在本届会议，我国代表团还是第一次在这个讲坛上发言，但是我们对您当选为大会主席所表示的祝贺将只好尽可能地简短，希望等另有机会时再行表示，这点请予以谅解。

150. 主席先生，我希望在我行使答辩权之前能允许我先行使赞同权。我的确完全赞同埃班先生在这里开头讲的那些话。本届大会不应该成为欢庆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会议。它应该开成一个致力于自我检查的大会，我希望它最终将严肃地再次肯定联合国赖以建立的那些基本原则，坚定地再次献身于严格遵守我们曾经保证执行的这些原则。

151. 这原则不过是：不应该容许任何人从战争中得到报酬，不能容许任何企图实现政治野心的人从侵略和占领别国土地中获利。本大会既然是代表人类的良心，就必须探求如何能够履行其决议并对那些谋求、事实上也被允许留在本大会内的国家对决议所作的嘲弄表示强有力的愤慨。这一点正是我所同意的——即当本大会的真正的基础受到威胁时，我们不应该忙于从事庆祝活动。

152. 还有第二点，我也是同意埃班先生的。他今天提到这一点，不过，那天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谈到有人用手指捏着你的喉咙，便不可能谈论什么和平或谈判的时候，他用的是一种更为漂亮、更为雄辩的言辞，他说：“当有人刚拿走我的皮夹子又不肯还给我，怎么能和他呆在一个房间里呢？”

153. 请允许我借用这漂亮的语言；请允许我考虑一下这种漂亮而又重要的思想，并重新考虑一下所采取的种种立场的含义。的确，当一个国家三分之一的领土被别国军队强力占领，这支军队不仅拒绝撤离其占领的土地，而且在谋求不受阻碍地侵犯其尚未占领的领土时，它怎么能够试图开始进行任何方式的和谈呢。这便是我同意的第二点，我还将作进一步的考虑。

154. 但不幸的是，还有其他几点我不同意。第一点是与安全理事会停火决议有关，这个决议在这里被解释成为安理会下令无限期停火来表达其意志的决议，即要求占领别国的一方应无限期停火，而那些

应该并肯定会力图用炮火——不是用停火——来赶走占领者的国家的人民一方也应无限期停火。

155. 我可以肯定地说，参加这里会议的国家中没有一个会员国会听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出决议，使三个会员国无限期地或不附加任何条件地被占领而不予以制止。当然，我不认为这是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下达停火命令时的愿望。

156. 每一个不健忘的人——埃班先生以为我们都是健忘的——都知道，这项决议是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项决议〔第 242(1967)号〕的引言形式出现，事实上也是它的第一部分；根据这一决议，要求以色列侵略军队撤走。如果不是健忘，我就不懂联合国或安全理事会为什么会命令——不仅是宽恕而是命令——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继续占领也是会员国的其他国家，直至——我们必须用“直至”这个词——它自己愿意结束这一占领为止。

157. 至于第二次停火，即美国政府提议的九十天的停火，现在三分之二的已经过去，停火的第一天，刚好——不是由于我们未卜先知，而是刚好——我们有四十个记者在苏伊士。

158. 刚好他们全都看见各种各样的飞机从以色列飞到埃及领土上空。这是对停火的第一次破坏。把这报告给美国以后得到了证实，正象美国后来证实过许多次破坏一样——不仅侵犯我国的领空，而且还在我国领土内的所谓巴列夫防线侵犯我们的领土。

159. 在这里提一提以下这点也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美国政府在宣布这件事时说，它的飞机或卫星上的摄影机摆歪了，因此只拍下埃及的领土以及埃及被占领土的一条很狭地带。现在我不想就这一点详细地评述，而只是问一下，如果你们打算充当停火的仲裁者，你们为什么把你们的摄影机摆歪了，因此后来把你们的情报也就搞歪了。

160. 以色列人抗议这些导弹的意图何在？这些导弹明显是用于防御的，这点大家都知道。当导弹安置在那里好让大炮发言时，大炮也只能对入侵飞机、对飞越我国领空的以色列鬼怪式飞机才能发言，而使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飞机却是从被以色列占领的我国那部分领土飞来的。

161. 我希望，我们拒绝给予以色列的自由，是杀害苏伊士、伊斯梅利亚、塞得港等城市及其他地方的工人的自由；是进行更大规模地屠杀象阿布贾巴勒工人、厄尔-巴卡尔河学校的儿童们的自由，或者甚至袭击开罗附近马阿迪美国学校的儿童的自由，连这个地方也差一点遭到了以色列鬼怪式飞机的轰炸。

162. 当然，所有这一切的目的不是在于领空自由；它甚至也不是谋害和杀人的自由。我认为这不是它的最终目的。它的目的是恐吓和支配的自由。它的目的是废除联合国宪章的所有原则，并回到征服者能使被征服的受害者接受它的绝对命令的时代。以色列武装部队手中拥有美国供应的鬼怪式飞机以及其他具有进攻性和破坏性的武器的所谓自由便是这样。抱歉得很，我们不能允许以色列或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具有这种恐吓和支配的自由。

163. 关于破坏停火，我们这一方以及他们那一方都有好多话要说。但是，我不说这些，因为鉴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政府缺乏愿望参加足以导致履行联合国决议的任何谈判，而这终将对和平造成很大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谈论破坏停火行为，或者甚至停火本身，还会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空谈；这些也不是空话。

164. 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一条基本法律，简称身分法。根据这一法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这个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搜罗所有的犹太人。因此，根据以色列的基本法律，为了搜罗世界上不管愿意或不愿意被搜罗的犹太人，现在已近二百万的人口必须增长七倍。

165. 我认为，人口增长七倍，领土也必需增长七倍，或者差不多七倍，不这样，那末就得要求开放边界，这样，你们的经济扩张就能够做到原本不需要你们的士兵去做的事了。这是个事实。这是一个仍未得到回答的事实。真正的回答应该是抛弃这种有关把全世界犹太人搜罗起来的侵略性法律。

166. 正如我已经重复说过的，我也不怕被戴上伪君子的帽子，我们反对这一条法律，因为它等于对阿拉伯人进行潜在的和实际的侵略，对那些不是以色列人的犹太人进行道义上的侵略。它是一块绊脚石，

因为和平意味着结束以色列的边界扩张；它意味着那些迭次连续出版的地图的终止；一张是表明一九四七年战争的边界，一张是表明一九四九年战争的边界，一张是表明一九六七年战争的边界，一张是表明边界现状，而那张神秘的、不可知的表明作为一九六七年战争的报酬而为以色列所能接受的边界的地图，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可能就在这个国家。

167. 有人再一次大声而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认为，这应该杜绝了所有那些侈谈什么有可能对履行联合国决议作出任何安排的说法——以色列将绝不会回到它在一九六七年所破坏的边界线。那末，以色列是绝不会履行那项决议的了，它也绝不会遵守领土不能用武力来攫取这一原则的了。

168. 埃班先生郑重其事地说，他愿意利用在这里的机会参加和平会谈。我不知道，该不该由我来告诉他，作为他的国家一个指定的代表，要做到这一点他最好去看看雅林先生。雅林先生正在这里，在他的办公室里。许多代表谈到他都赞美不已，我也赞扬他。我所以赞扬他，最大的原因是他单独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并会见了我和我的约旦朋友，但是他不能得到什么进展，因为他的路都被堵住了。

169. 我想，雅林先生就在这幢大厦里，只要埃班先生到雅林先生那儿去，重申他过去为了响应美国的倡议所说的话，不提他甚至在这次发言中也提到过的附加条件——也就是他的政府接受并准备履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那么，他刚才提出的得体的建议马上就可以付诸实施。他那含蓄的——而且，我可以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且不说是无礼的——建议中说，大会于一九六七年曾一再拒绝接受一国的侵略军必须撤回到入侵线上，这当然是完全不真实的。我无须把这一点告诉代表们，因为他们自然对此都会表示愤慨的。一九六七年联合国想做的是谋求对两个问题找到解决办法：一个是一九六七年的侵略，另一个则是一九四七年的巴勒斯坦问题。这是一件值得赞颂的、令人敬佩的行动。但是我们现在又是怎样的呢？

170. 过了三年，我们不仅发现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而另一个问题，那更为近一些的问题已经给冻结

了；人们现在开始谈论边界问题了，或者暗示说，约旦河两岸的人民——巴勒斯坦人，两个国家的人民——将要比现在在阿拉法特统治下，或者说是所谓“恐怖集团”统治下生活得更好。

171. 关于这个恐怖主义，而这将是我最后要谈的一点，我有两句话要说。第一，不久之前埃班先生的同事中就有一位世界所有报纸都给加上恐怖主义者的称号的人——贝京先生。不久前，爱尔兰和其他民族在为自由而战斗时，也被称之为恐怖主义者。就在现在这个时候，在罗得西亚为解放他们的家园而斗争的自由战士们还被冠之以恐怖主义者的称号。我们有时候回避这个词儿。我并不讨厌用这个词儿。如果我们依靠法律得不到我们的权利，恐怖又有什么不对呢？但是我并不是说，恐怖就是这些人民的政策。他们是在争取联合国所赋予他们的权利。

172. 我再来谈谈我和埃班先生意见相同的第一点，也就是我刚才所说，大会必须作一番自我检讨，必须检查一下，为什么它年复一年地允许一项有安全理事会两个常任理事国——开始是联合王国和美国，最后我认为只有美国——起草和支持的决议在联合国束之高阁；我们有二十二个以上的决议体现了一九四七年悲剧以来本大会以及地球上这一代人的意志，即这些巴勒斯坦人应该享有一九四七年通过的第181(II)号决议所给予他们的重新回到和获得他们的家园或得到赔偿的权利。关于这一点什么也没有做。现在，如果人们对于通过法律得到解决感到绝望，因而试图用武力来争取他们的解放，我不知道我们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劝说任何人不要使用暴力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告诉他们有法律规定的手段。我们不是在这么干。我们不是在履行我们的决议。我们对这种由于失望而产生的铤而走险应负一部分责任。

173. 巴勒斯坦人——对于他们的斗争，我愿与之分担——象有代表出席这里会议的各国的许多人民一样正在争取获得他们的国家地位。不仅如此，他们正在试图重新确定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地位，而这正是以色列总理去年拒绝给予他们的。

174. 现在我们需要结束这个局势了。我们已经表达了我们的意愿，希望能对本地区所有问题找到解

决的办法。我们只提出过一个条件——现在我们把它重新提出来——也就是，这个解决办法必须是在本组织的赞助之下，实现本大会诸位代表的意愿的。现在我们愿意这样做，即使知道人们上法院去告状，有时候也会得到他们认为是不恰当的判决，但是仍然认为这项判决是能被公正地执行的。会员国必须服从法律的意志，因为它们们在签订宪章的时候，已经把它们的某些主权交给了本大会。因此，我们过去一直愿意，现在仍然愿意谋求任何解决办法，只要这种办法是在本组织的保护之下，并忠于本组织宪章的诸基本原则的。非常坦率地说，不得用武力攫取领土这一原则是决不能蔑视的。

175. 至于巴勒斯坦人，我们要求给予他们的也就是你们正在要求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的，也就是你们正在要求给予罗得西亚人民的，也就是我们希望你们将始终如一地、不屈不挠地要求给予全世界每一个民族的——他们有权享受作为一个民族所应有的地位以及宪章给予他们的所有权利。

176. **主席：**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行使答辩权。

177.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我将非常简要地说，有你当我们的主席，我们感到庆幸。

178. 我为什么要行使答辩权呢。有人也许会说：“埃班先生并没有提到沙特阿拉伯”。事情很明显，以色列这个小国，这个弱国——我说“弱”，我还要解释它为什么弱——被牵制在一场反对一个巨大集团的斗争中，这个集团包括十四个阿拉伯国家，占地四百万平方哩，拥有无限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它们为什么一定要和以色列这个小国作对呢，这个小国的人民好几代以来在欧洲受到迫害，最近一次是受到纳粹德国的迫害。

179. 阿拉伯国家为什么反对它的生存呢？是因为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吗？我们阿拉伯人，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和犹太人有一个共同的神，都有同样的先知。这场斗争为什么到今天已延续了二十三年之久呢？而且它也许还要再延续四分之一世纪。神不许这样做，因为它可能把全世界卷入一场全球性的冲突中去。

180. 为什么阿拉伯世界反对以色列这个小国，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历史上找到。请忘掉我们是阿拉伯人。我们是中东的土著人民。我们曾经目睹过许多次的入侵。我不想回溯到埃及还是哈姆族的时代；法老占领这块土地的时代；我们今天的兄弟伊朗人的祖先占领这块土地的时代。我不准备谈论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因为他们都是塞姆族人。然后是亚历山大大帝，后来是罗马人，然后是拜占庭人，后来是十字军，后来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土耳其兄弟——他们不是塞姆族人，后来是英国人和法国人，而现在是起源于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181. 在罗马时代的大流散以后遗留下来的许多巴勒斯坦人民——不仅是犹太人——成为这个国家人种的组成成分。事实上住在那里的许多拜占庭人成了阿拉伯人。许多犹太人成了基督徒或穆斯林，许多基督徒成了穆斯林。但是土著人民从远古时代起就住在那里。而占领这块土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我们之中是外来成分，正象希腊人是外来成分，罗马人是外来成分，拜占庭人是外来成分一样。就是土耳其人在我们之中也是外来成分。后来作为托管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我们之中是外来成分。现在阿拉伯国家认为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我们之中是外来成分，而这并非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外来成分构成了脓疮；在任何地区的政治躯体和社会躯体里，外来成分总是一种脓疮。

182. 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和犹太人打仗。我们是和欧洲对我们的入侵——对现代形式的殖民主义打仗。

183. 照埃班先生的说法，好象只要与以色列交战的两三个国家和他坐下来谈和平，整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怎么能解决得了呢？这些阿拉伯政府要末就击溃巴勒斯坦人，要末劝说巴勒斯坦人要求一个能维护他们自决权的解决办法。埃班先生谈到宪章初订的日子。正如你所非常了解的，主席先生，巴勒斯坦分治的那段时间我正在场。宪章出卖了巴勒斯坦的土著人民。不过它真的出卖了他们吗？不，宪章没有出卖他们。是那些随心所欲地对宪章加以歪曲的人费尽心机地拼凑了一个多数而出卖了巴勒斯坦人民。我不想详细地加以叙述。英国是托管国，他们照理应该为

巴勒斯坦人作好自治的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一蹶不振，就把这个问题推给联合国。任何建筑在虚假基础上的东西都是必然要倒塌的。宪章谈到了自决，而自决被抛在一旁。人民，那个时代的会员国，处在压力之下——对于那种压力我将不予以详细评述——只好对巴勒斯坦实行分治。

184. 因此，巴勒斯坦人民认为他们自己被所有那些投票同意分治的人出卖了。既然本组织是根据多数裁定原则这样做了，他们便认为他们是被联合国出卖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再也不把联合国放在心上了。

185. 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之前——事实上在此之前的两年，即一九六五年，以及以后在一九六六年——我警告过安全理事会，指出巴勒斯坦人正在摆脱阿拉伯国家的控制，不要指望阿拉伯各国政府能影响巴勒斯坦人民了。这是记录在案的。他们那时候说巴鲁迪把局势戏剧性地加以夸张。但是我的估计是以每年一度到这一地区的旅行以及与巴勒斯坦人民中的特别保守的分子，也与极端分子的会见为基础的。他们心中也许有各自不同的收回他们家园的办法，但是他们一致认为他们将战斗到最后，并且他们正在各个阿拉伯国家里组织起来——不是我们这一代的老古董，而是年青一代，十五到二十五岁之间的青年。

186. 他们已经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刚从阿拉伯世界来的我，想告诉埃班先生，如果他已经去吃中饭，就请转告他，巴勒斯坦人如果因为我们擅自达成一种他们所不同意的解决办法，因而开枪打死我，打死扎耶特先生、法拉先生，打死这里所有的大使们，也可能我们各国政府的成员们，那末不管这种行为对或是不对，他们都会把它说成是爱国主义的行动。

187. 让联合国彻底明白这一点。

188. 啊，这是一桩既成事实；世界上有一个叫做以色列的国家。我为那些住在以色列的无辜的人民，主要是犹太人感到难过——我们不再为自己难过了——因为他们将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将第一个为之表示悲叹。但愿我活不到看见这一地区的无辜人民，无论犹太人或非犹太人付出这一高昂代价的时

候。在我们中间创造出个以色列来，这是个错误。它把一种会引起脓疮的外来成分介绍了进来，而脓疮就要引起发烧，除非找到一种挖掉脓疮的办法，否则烧是不会退的。要把脓挤掉——这当然是一种比喻。对参与联合国工作已经四分之一世纪的我来说，绝不是要推荐武力。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事实。

189. 关于弱肉强食这一法则，有几位同行曾经提到过，那天霍姆勋爵引证我们的秘书长的话，也提到了这一点说，在中东发生的某些事使人们想起了弱肉强食这一法则。弱肉强食这一法则比之某些所谓文明人民的法则还较为人道一些。当丛林里一头狮子肚子饿了的时候，它杀害生物是为了吃。它杀死的可能是一只鹿。当狮子吃饱了时，鹿群会本能地感到不再有危险了，因为狮子已经吃饱了。但是那些自以为公正善良的文明人，或者至少他们自己认为是文明的人，对巴勒斯坦人劫持飞机表示反对，但是他们却劫持殖民地。这就是文明世界。他们劫持了整整一个民族，不是把他们装在飞机里面，而是把他们赶出他们的家园。他们大谈中世纪的野蛮状态。我的那部分世界在中世纪是非常开明的。至少在十字军的年代，我们对那些制造战争的欧洲人表现了骑士风度。这是在西方书本里有记载的。当狮心王理查德两次被萨拉丁囚禁的时候，按照我们的传统，狮心王理查德两次都是用发誓不会对俘虏他的人发动战争而得到释放。结果怎样呢？战争继续下去。十字军象潮水一样涌了进来。誓言根本不值一文钱。而这些人的后代现在却在谈中世纪的野蛮。他们才是野蛮人，他们借口若干个别的行动而使今天的野蛮状态合理化了，而这些行动是我们大家都反对的，但是有些人因为处于受压迫地位不得不采取行动。

190. 那些轰炸大卫王旅馆的人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是阿拉伯人吗？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把英国士兵绞死的人是怎样的呢？那些屠杀阿拉伯人，有时也反过来被阿拉伯伙帮杀掉的伊尔贡、兹瓦伊·留米和哈加纳是怎样的呢？那些把艾希曼从阿根廷这个给犹太人避难所的国家里劫持和绑架走的人是怎样的呢？杀害伯纳多特伯爵的人是怎样的呢？那些直到最近还说没有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是怎样的呢？他们说不存在巴勒斯坦人民。这些是我们不得不与之斗争的“文明”人。

191. 时间不早了，但这毕竟是联合国大会的一次会议，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工作的。我不妨说，对埃班先生的论点以及他的温和的态度的反驳也许应该引起我同样温和的态度。如果他们不来惹我们的话，我们对谁也不怀有敌意，包括犹太人或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内。但是通过这个讲坛要使大家永远注意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权力已不再在阿拉伯国家的手里了。阿拉伯各国已面临着一场大动荡，它们本来希望能把这场大动荡引向各个领域，比如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使之得出有益的结果。现在它们不得不面临着人民所进行的革命。不是加速度的进化，不是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干的——我是赞成加速度的进化的——而是老百姓们干的。我为犹太人感到难过。我同他们许多人非常熟悉，而且在阿拉伯世界里我最要好的朋友是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给他们制造了一个世界性的犹太问题。在一千六百万犹太人可能只有一百万是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联合国这里，我的责任是提醒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要注意这一事实，即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住手，他们就可能把我们卷入一场全球性的冲突中去。

192. 那时候，巴勒斯坦圣地之外的无辜的犹太人就要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在希特勒之前，欧洲就发生过这类事；这类事还可能发生。因此，从这个讲坛上发出的必须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要求这一警

告应该受到重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依赖于和雅林先生或秘书长，或教皇，或沙特阿拉伯国王，或纳赛尔先生，或任何其他被认为也许能对世界和平施加良好影响的人士进行谈判。

193. 巴勒斯坦人也许患了精神病。一切爱国主义都是精神病。犹太复国主义不是精神病又是什么呢？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神把巴勒斯坦的土地证赐给了他们。这就是精神病。正如我一再所说的，犹太教这个崇高的宗教已经被用作为政治和经济目的服务的动力了。全世界犹太人都要当心，如果他们不约束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就会被拖进非犹太人——不是指我们这一部分世界的非犹太人，因为我们仍然有骑士风度，而是阿拉伯世界之外的非犹太人——为他们挖的陷阱里去。他们将把犹太人撵下陷阱。我们的传统是爱外来者，但是不接受他们的统治。我们弱小时，我们就隐蔽起来，但是如果弱者的事业是正义的，时间往往是在他们一边。

194. 主席先生，你当政治家已经二十五年了。我相信，也许我利用了你的好心在这样迟的时候要求你允许我发言。然而，如果我不把这样的警告提出来，我就会被认为是失职了。除非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的巴勒斯坦人民得到满足，中东就不会有和平。

下午二时二十五分散会

## 第一八五二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爱德华·汉布罗先生（挪威）

### 悼念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先生

1. 主席：各位代表，我们以悲痛的心情惊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逝世。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在担任国家领导近二十年中，为国效劳，使他在历史

上赢得了埃及的最伟大儿子之一的地位。在国际事务方面，他表现为一位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对中东和世界其他地方几代的政治领导人和普通人都有影响。

2. 在中东多事的历史中不断发生事故的现阶段，纳赛尔总统的不幸早逝，是特别令人悲痛的。他在中东的领导人物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目前，当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集中力量谋求世界那一部分地区的和平的时候，他的指导作用本来会有特别的价值。